



宝玉瞒脏



金玉滿堂



原著 曹雪芹
改编 徐 哨
绘画 汪继声
汪 溪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红楼梦》连环画目录

- (1) 乱判葫芦案 (5) 宝玉受笞 (9) 红楼二尤 (13) 黛玉焚稿
(2) 宝黛初会 (6) 二进荣国府 (10) 抄检大观园 (14) 查抄贾府
(3) 熙凤弄权 (7) 鸳鸯抗婚 (11) 潇湘惊梦 (15) 巧姐避祸
(4) 黛玉葬花 (8) 宝玉瞒赃 (12) 金桂之死 (16) 宝玉出走

宝玉瞒赃 《红楼梦之八》

原 著	曹 雪 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改 编	徐 哨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绘 画	汪继声 汪 溪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封面画	戴 敦 邦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 2 4/32
装帧设计	任伯宏 杨秋宝	1982年12月 第1版 1984年3月 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根相 任伯宏	印数 435,001—535,000

统一书号: 8081·13192 · 定价: 0.23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编绘。全书共分十六册，这是第八分册。

怡红院的丫环芳官和潇湘馆的丫环藕官，平日同她们的干娘何妈、夏妈不睦，夏妈怀恨在心，借机挑拨赵姨娘，闹出一场风波。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芳官送了些玫瑰露给柳五儿，五儿还送了一包茯苓霜，不料被女管家林之孝家的查获。恰巧王夫人房中少了玫瑰露等物，那些和柳家不睦的人，就诬赖是她们偷的。后来查明王夫人房中的玫瑰露是丫环彩云偷了送给贾环的。宝玉怕此事宣扬出去，有碍彩云、贾环的体面，就由自己承认下来，说是拿了跟丫头闹着玩的，了结一场风波。

贾府梨香院原有一班小女伶，专供府中喜庆筵宴时演出。后来因宫中死了一位老太妃，宦宦之家停止宴乐一年，这班小女伶也就遣散了。除了愿回家的外，其余分散在大观园中使唤。





其中小生藕官给了黛玉，小旦蕊官给了宝钗，大花脸葵官送了湘云，小花脸豆官送了宝琴，唱老外的艾官指给了探春，唱正旦的芳官则进了宝玉的怡红院。

一天，正逢清明，賈璉帶領賈環、賈
蘭往鐵檻寺祭祀去了。宝玉因病未去，就
拄了一根杖，从怡红院出来，想到潇湘
馆去瞧瞧黛玉。





一路上走去，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后一棵大杏樹，花已全落，叶稠阴翠，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杏子。因想道：『我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阴子满枝」了！』

他由杏子聯想起邢岫烟擇婿一事：
再過二年，她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
待這杏樹子落枝空，岫烟也將烏髮如銀，
紅顏似縞。因此不免傷心起來，只管對
着杏樹嘆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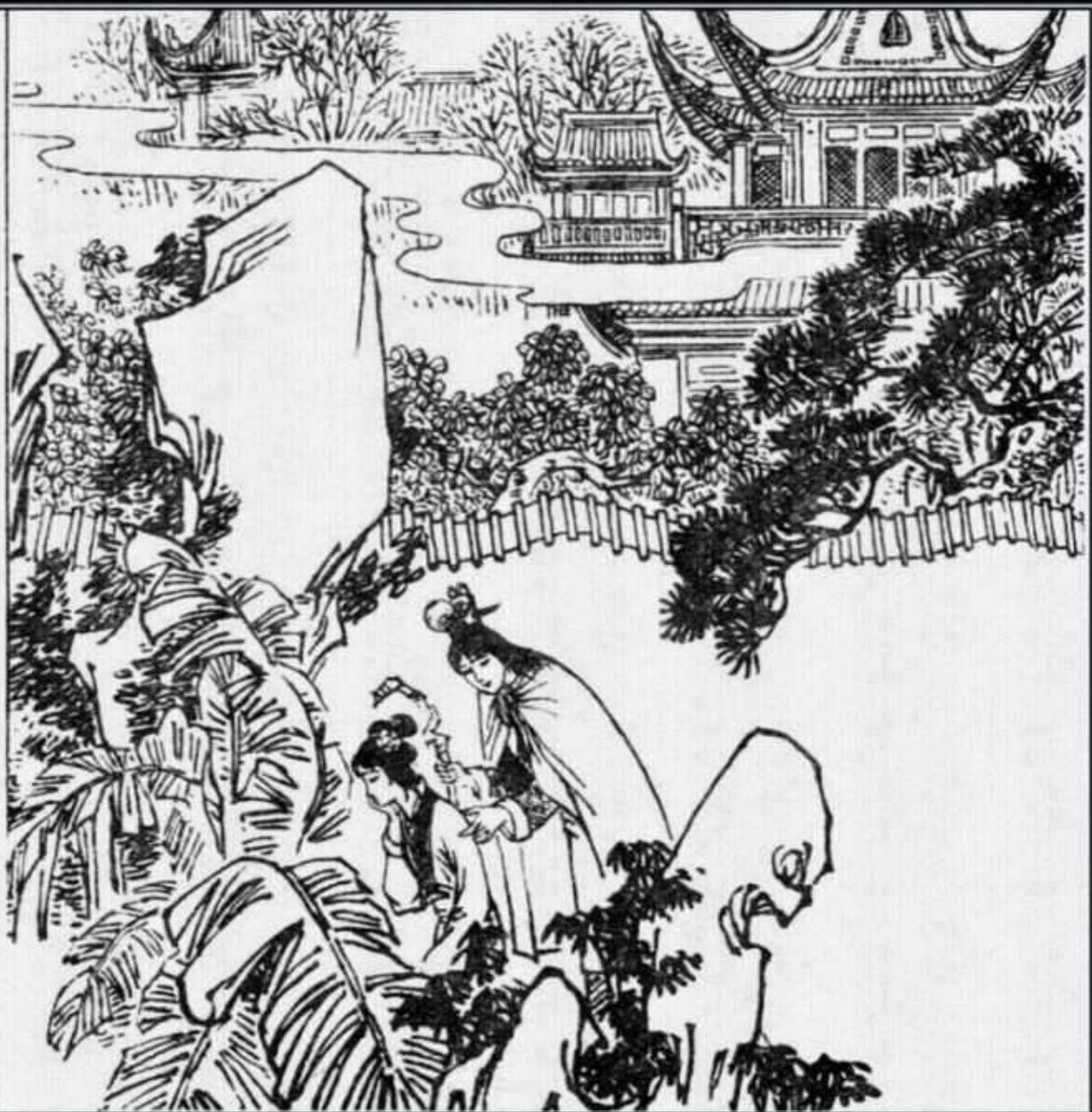




正感叹时，忽见一个雀儿飞来，歇在枝上乱啼。宝玉呆性又发，心想：这雀儿定是杏花开时也曾来过，今见花落，故而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

宝玉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山石背后发出一股火光，将雀儿惊飞。只听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找死！怎么弄些纸钱进来烧？我回奶奶去，仔细你的皮！』





宝玉转过山石看时，只见藕官满面
泪痕，正蹲在那里烧纸。宝玉问她给谁
烧纸？藕官只是望着纸灰作悲，不做一
声。

这时，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恶狠狠地说：『我已回了奶奶们，奶奶们气的了不得！快跟我走！』藕官怕去受辱，赖着不肯走。





宝玉忙道：『她并没烧纸，原是林姑娘叫她烧的烂字纸，你没看真，反错告了她。』藕官见宝玉替她遮掩，也嘴硬起来：『你看真是纸钱吗？我烧的是林姑娘写坏的字纸。』

夏婆子便向纸灰中拣出不曾烧尽的
纸钱说：『你还嘴硬？有凭有证，只和你
厅上讲去。』说着又来拉藕官。





宝玉用杖挡住夏婆子说：『实告诉你，我昨夜梦见杏花神向我要一串纸钱，烦她替我烧了。我病刚好些，偏又叫你冲了。藕官，只管跟她去！就依着这话
说！』

藕官越发得意，反拉着夏婆子要走。
那婆子忙丢下纸钱，陪笑央告宝玉道：
『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这人岂不完
了？』





宝玉道：『你也不许再回，我便不说。』夏婆子明知宝玉庇护藕官，也只能怀恨于心，快快而去。

宝玉又问藕官为谁烧纸？藕官感激宝玉，只得直说：『这事除了芳官和蕊官，并无第三人知道，你回去问问芳官就知道了。』说罢含泪别去。





宝玉到了潇湘馆，与黛玉谈了一会，
因惦记着要问芳官烧纸钱的事，就告辞
出来。

宝玉回到怡红院，见芳官正要跟她干娘何妈洗头。何妈把亲女儿洗剩的水叫芳官洗，芳官不服气，跟她吵了起来。



何妈恼羞成怒，骂道：『这一点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咸嘴淡舌，咬群骡子似的！』说着，在芳官身上拍了几下，芳官越发哭了。



宝玉看不过，正待走出来。晴雯忙先过来，指着何妈说：『你这么大年纪，太不懂事！你不给她好好的洗，还有脸打她！』那婆子说：『一日叫娘，终身是母』，她顶撞我，我就打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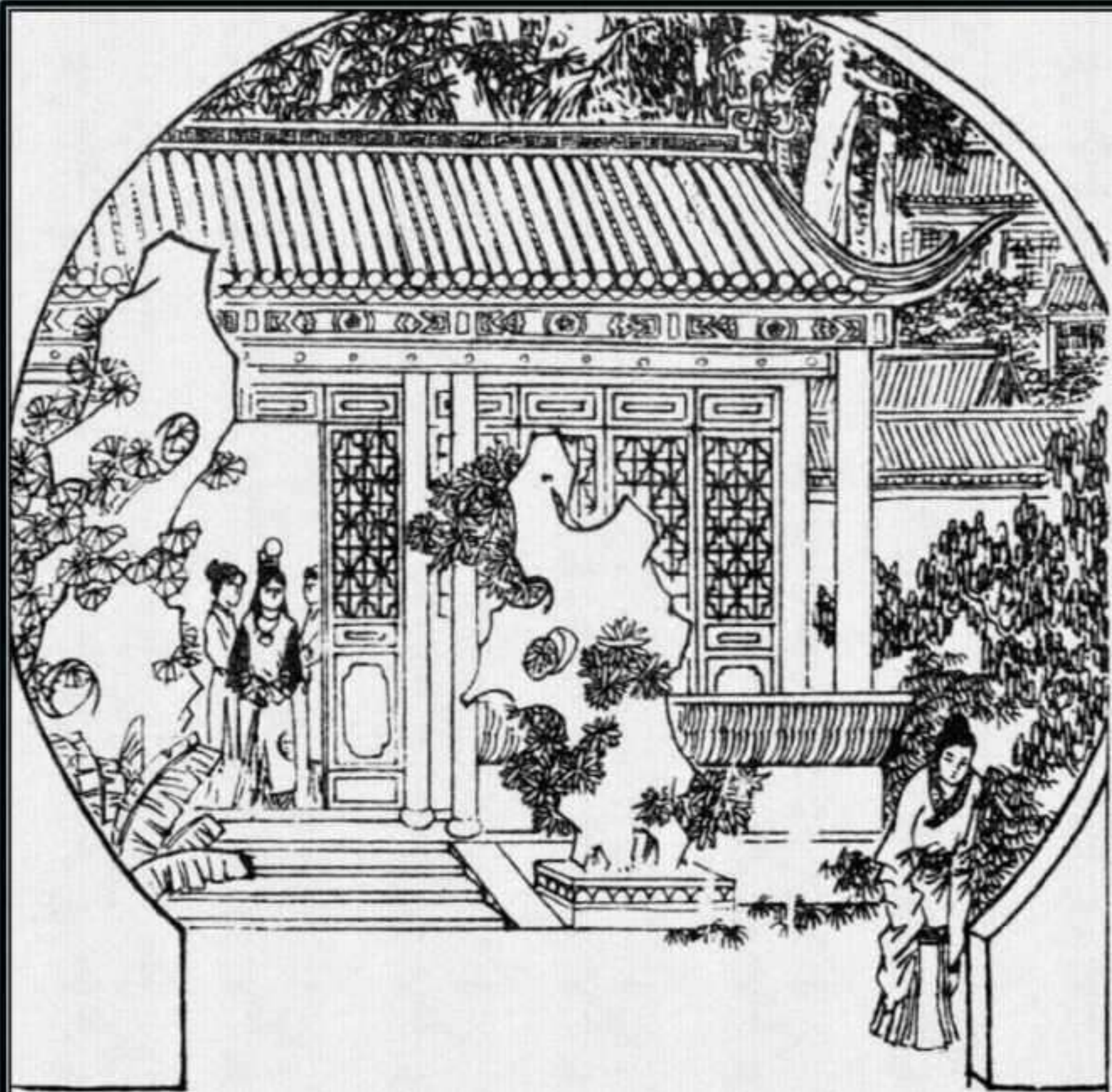




袭人怕宝玉病中生气，就唤麝月道：

『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去
震吓她几句。』麝月忙过来对何妈说：『就
是女儿不好，自有主子打骂。你看满园
子有谁在主子屋里教训女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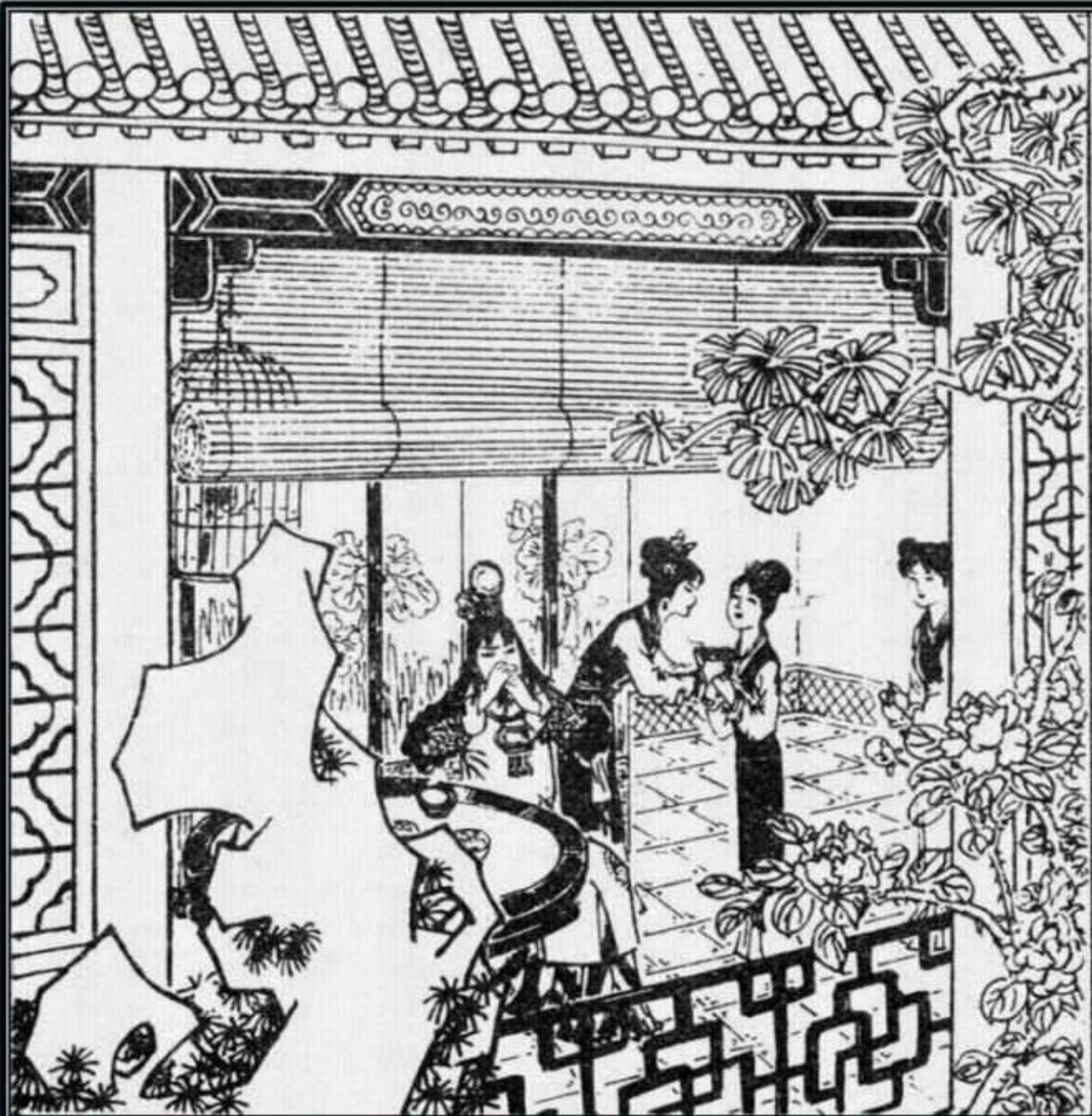
宝玉更恨的拿柱杖打着门槛：『这些老婆子都是铁石心肠，不能照看女儿，反倒折磨她们。』晴雯气道：『都撵出去，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就完了！』何妈听了，羞愧难当，一言不发。





这时小丫头进来，说内厨房送晚饭来了。一时把盒子捧了上来，晴雯揭开看时，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到宝玉桌上。

宝玉喝了一口，叫道：『好烫！』晴雯见了，就端起来用口轻轻吹着。因见芳官在旁，便递给她，说：『你也学些服侍，别一味傻玩。』嘴儿轻着些，别吹上唾沫星儿。』





芳官依言吹了几口。何妈忙跑过来
说：『她不老成，看打了碗，让我吹罢。』
一面说，一面伸手接碗。

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她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一面吩咐小丫头撵她出去。羞的那婆子又气又恨，只得忍耐着走了出去。





芳官又吹了几口，宝玉笑道：『你尝尝，还烫不烫？』芳官当是戏言，只是笑着看袭人等。袭人道：『你就尝一口吧。』芳官还是不敢尝。

晴雯笑道：『你瞧我尝。』说着便喝了一口。芳官见了，也便尝了口，说声『好了』，递给宝玉。





宝玉喝了半碗汤，又吃了半碗粥。小丫头捧过沐盆，漱盥毕，袭人等才去吃饭。这时宝玉使个眼色给芳官，芳官会意，便装肚疼，不去吃饭，留下服侍宝玉。

宝玉就趁机问起藕官烧纸祭的是谁？芳官眼圈一红，说祭的是死了的小旦药官。原来两人平日感情最好，药官一死，藕官哭得死去活来。每逢清明，都要烧纸。





宝玉听了，不觉又喜又悲又奇，拉着芳官要她嘱咐藕官：以后断不可烧纸，逢时逢节，只备一炉香，一心虔诚就行了。只在敬心，不在虚名。芳官一边听，一边答应着以后告诉藕官。

再说蘅芜院里的宝钗，一日清晨，春困醒来，唤起湘云等人梳洗。湘云觉得两腮作痒，疑是犯了桃花癣，因向宝钗要些蔷薇硝擦。





恰巧宝钗剩的蔷薇硝前日都给了宝琴，记得黛玉那里配了不少，便命莺儿去取些来。蕊官听说，要和莺儿同去，顺便看看藕官。

兩人出了蘅芜院，路过柳叶渚。莺儿见柳叶正绿，随手采了些嫩条，一边走，一边编花篮。又折了一二枝花，插在布满翠叶的篮子里，煞是好看。





两人到了潇湘馆，黛玉正在晨妆，见了花篮，笑问谁编的？莺儿说：『我编的，送给林姑娘玩。』黛玉想起莺儿巧结梅花络，便赞道：『怪道人人夸你手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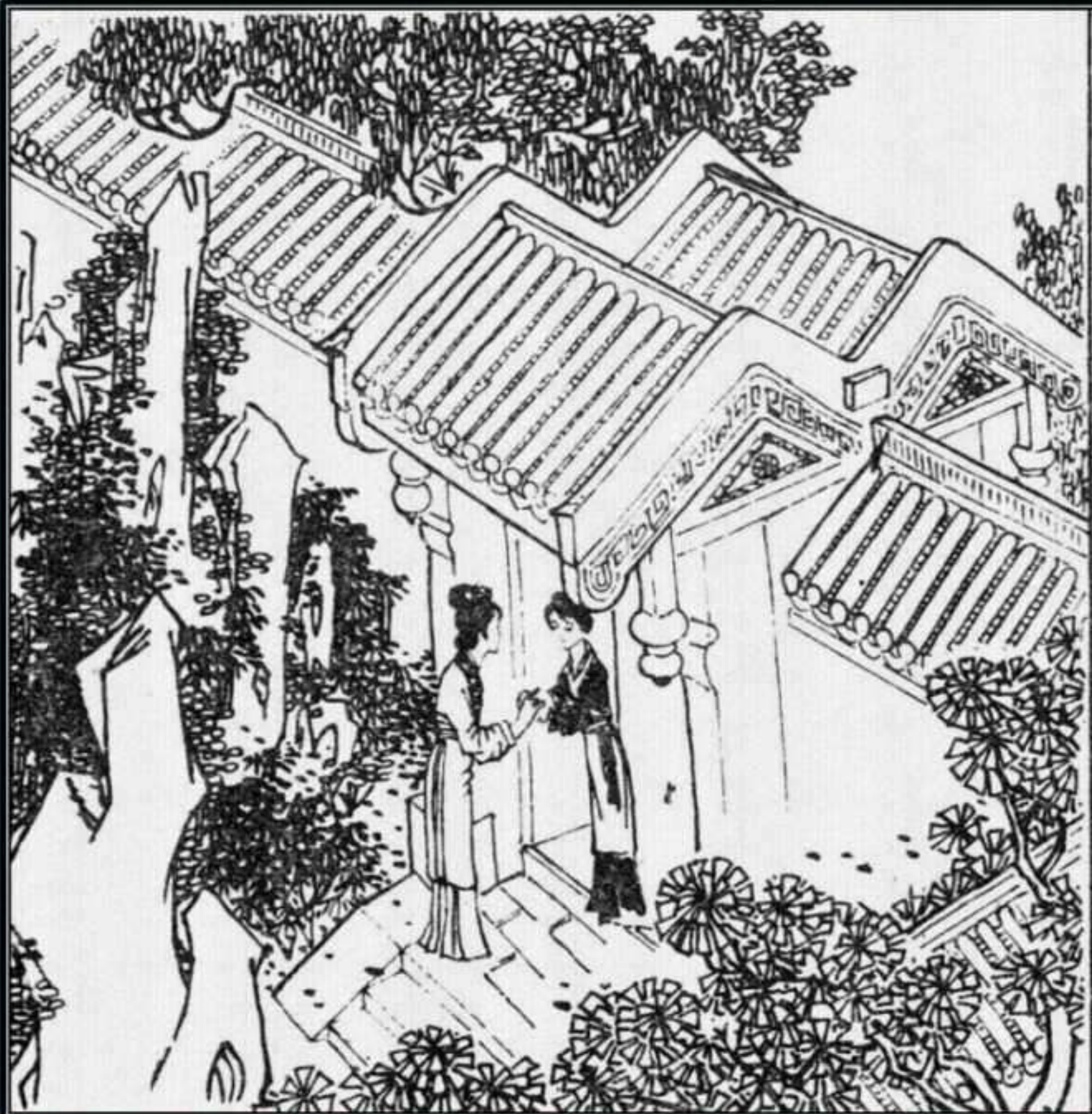
鶯兒說明來意，黛玉忙命紫鵲去拿
薔薇硝給鶯兒。并說等梳了頭，到蘅芜
院吃飯，叫寶釵不要過來了。





莺儿拿了硝，在紫鹃房中找到蕊官，她正与藕官谈得难舍难分。蕊官想起芳官也犯春癖，就从莺儿那里分了一包蔷薇硝，打算送给芳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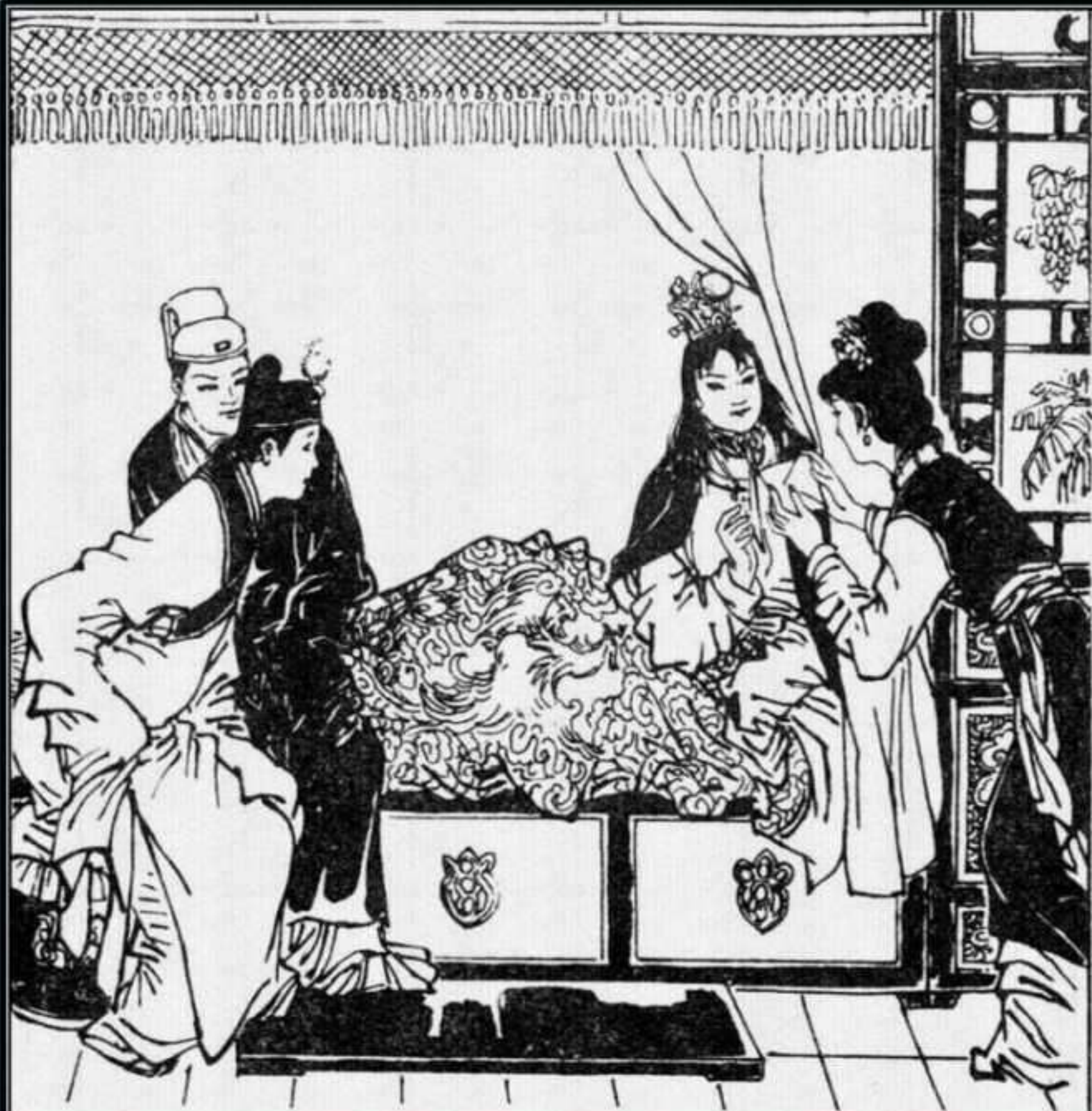
她們回到蘅蕪院，蕊官遇見怡紅院的春燕，就托她把薔薇硝帶給芳官。春燕笑道：『还怕她那里没有，巴巴儿的送一包去。』蕊官說：『她是她的，我送的是我送的。』





春燕只得接了，回到怡红院，正巧贾环来问候宝玉。春燕把蔷薇硝给了芳官，并悄悄的告诉她蕊官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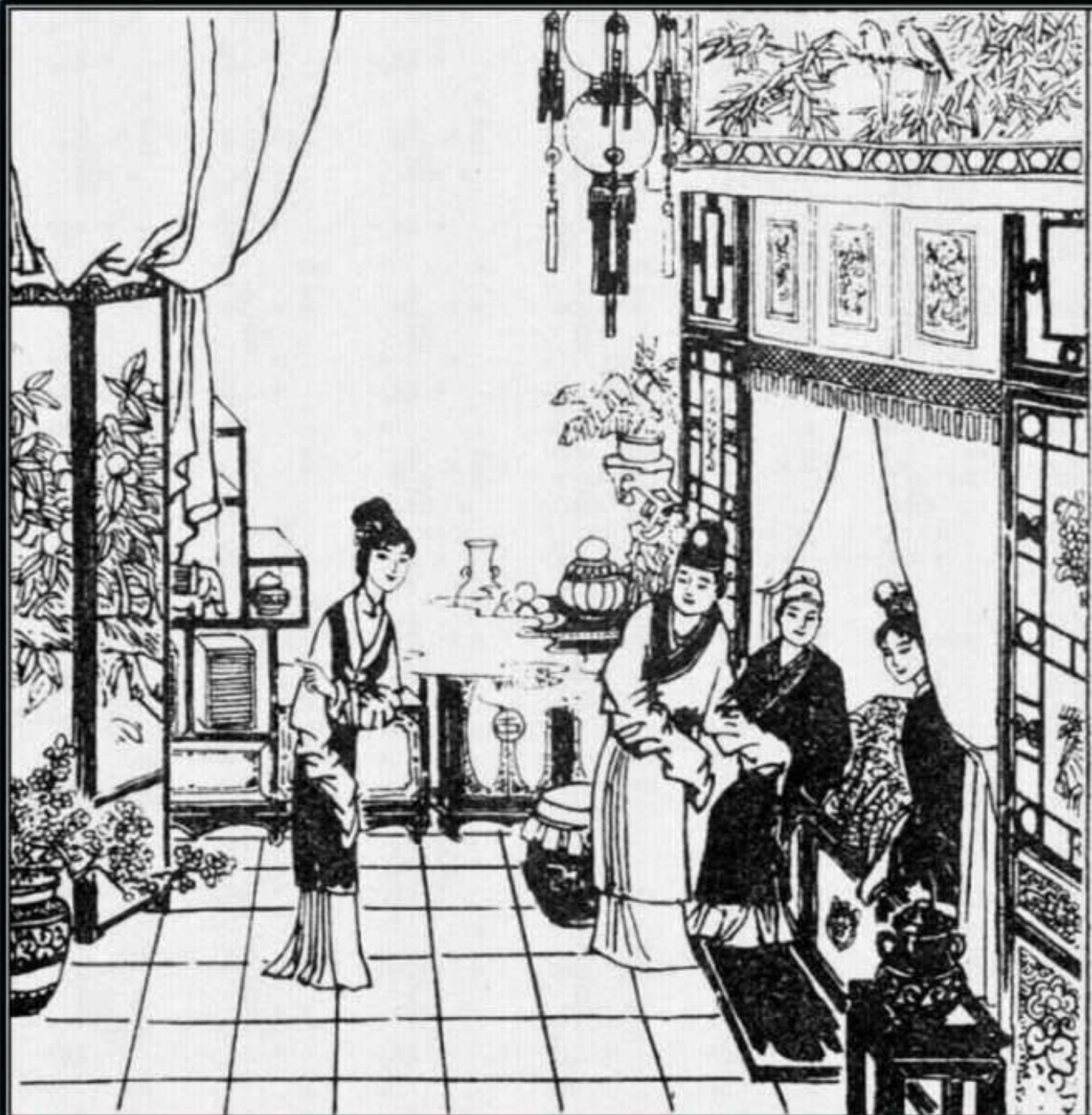
宝玉见了，笑问芳官是什么？芳官忙递给宝玉瞧，说是蕊官送的擦春癣的蔷薇硝。宝玉笑道：『难为她想的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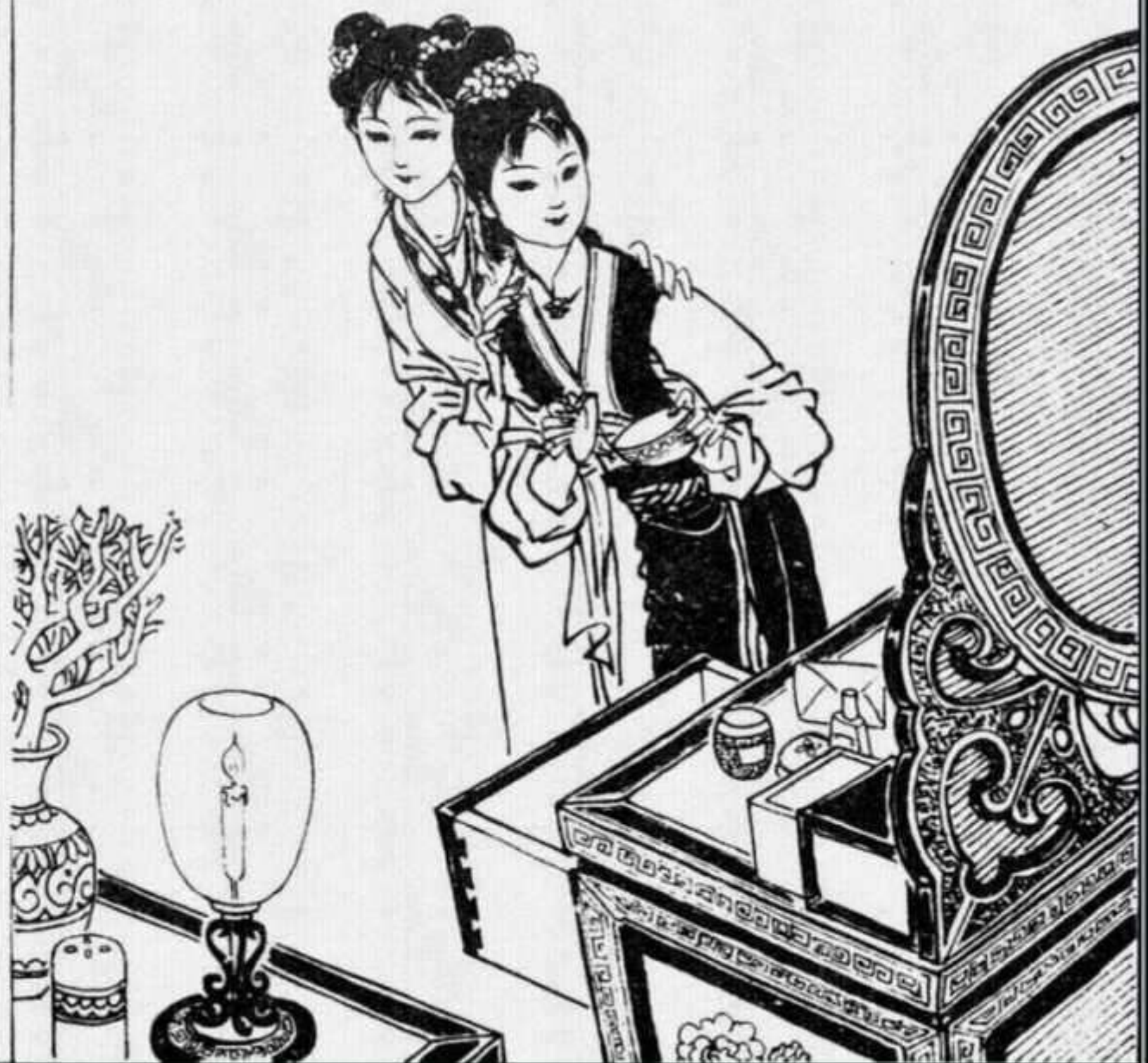




贾环听了，伸着头瞧了瞧，又闻得一股清香，便从靴筒里掏出一张纸来，笑道：『哥哥，给我一半儿！』

宝玉正要给他，芳官因是蕊官所赠，不肯给他，忙拦住笑着说：『别动这个，我另拿些来。』宝玉会意，只得还给她。





芳官回房，便从妆盒中去寻自己常用的硝，却见盒内已空。因问旁人，麝月说：『你不管什么拿些给他，哪里看的出来？』

芳官听说，便拿些茉莉粉包了一包出来。贾环见了，喜的伸手来接，芳官忙向炕上一掷。贾环只得从炕上捡了，告辞宝玉而去。



贾环得了硝，便兴冲冲来找彩云，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笑嘻嘻把纸包递
给彩云说：『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银硝
强，你看这个是不是？』



彩云打开纸包一看，『嗤』的一笑说：『你是和谁要来的？』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彩云笑道：『这是她们哄你这乡老儿，这是茉莉粉，不是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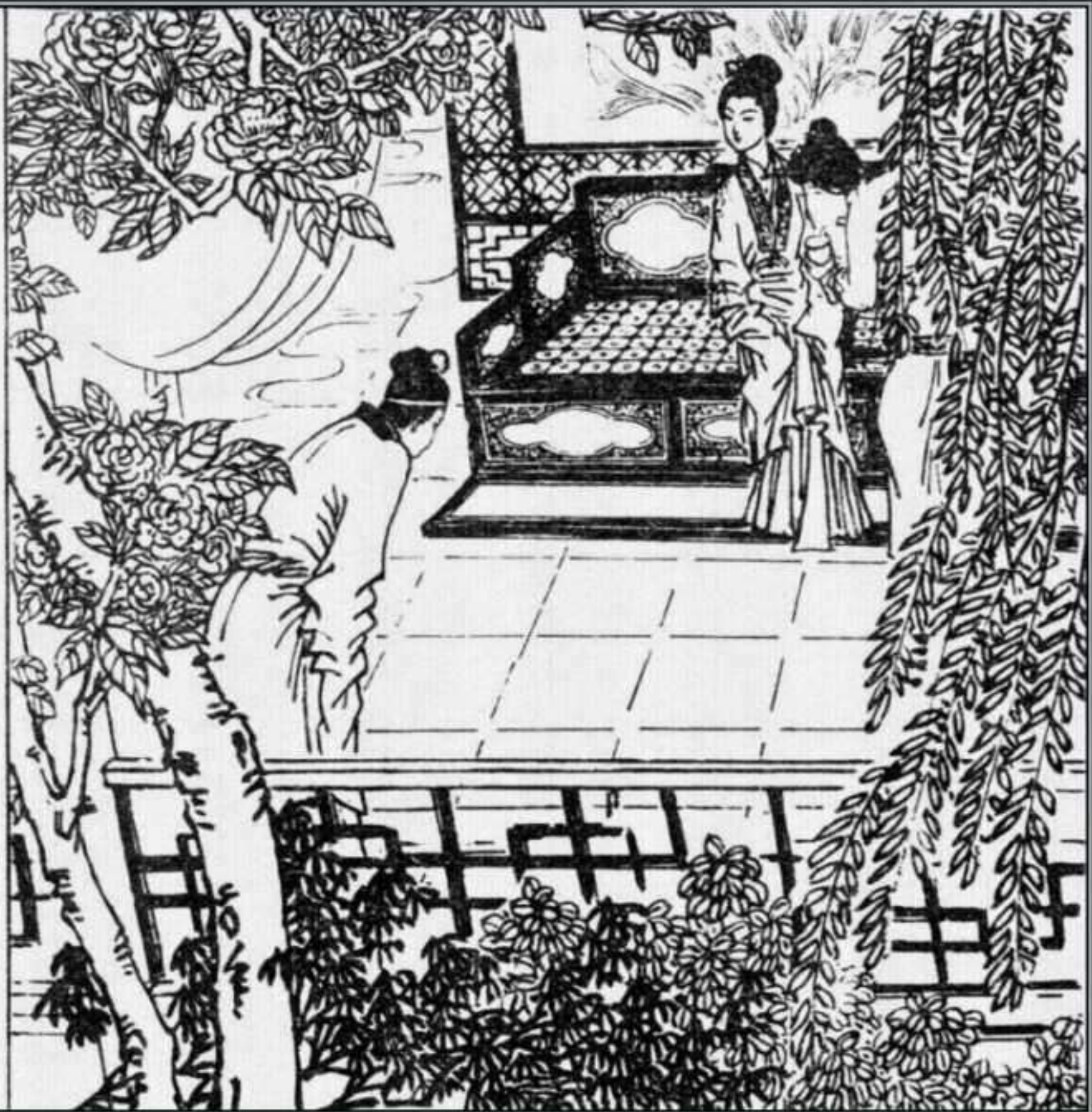


贾环拿来一看，果然颜色和蔷薇硝不一样，但闻闻也是喷香。因笑道：『这是好的，和硝粉一样，留着擦吧，横竖比外头买的好。』彩云只得收了。



谁知赵姨娘在旁见了，便说：『依我，拿了照脸摔给她去，也算出出气。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问？』彩云忙说：『这又何苦来！不管怎么，忍耐着些。』





赵姨娘不肯罢休，见贾环低着头，一声不吭，便骂道：『你这下流没刚性的，平日我说你一句儿，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眼睛；这会子被那些毛崽子耍弄，倒就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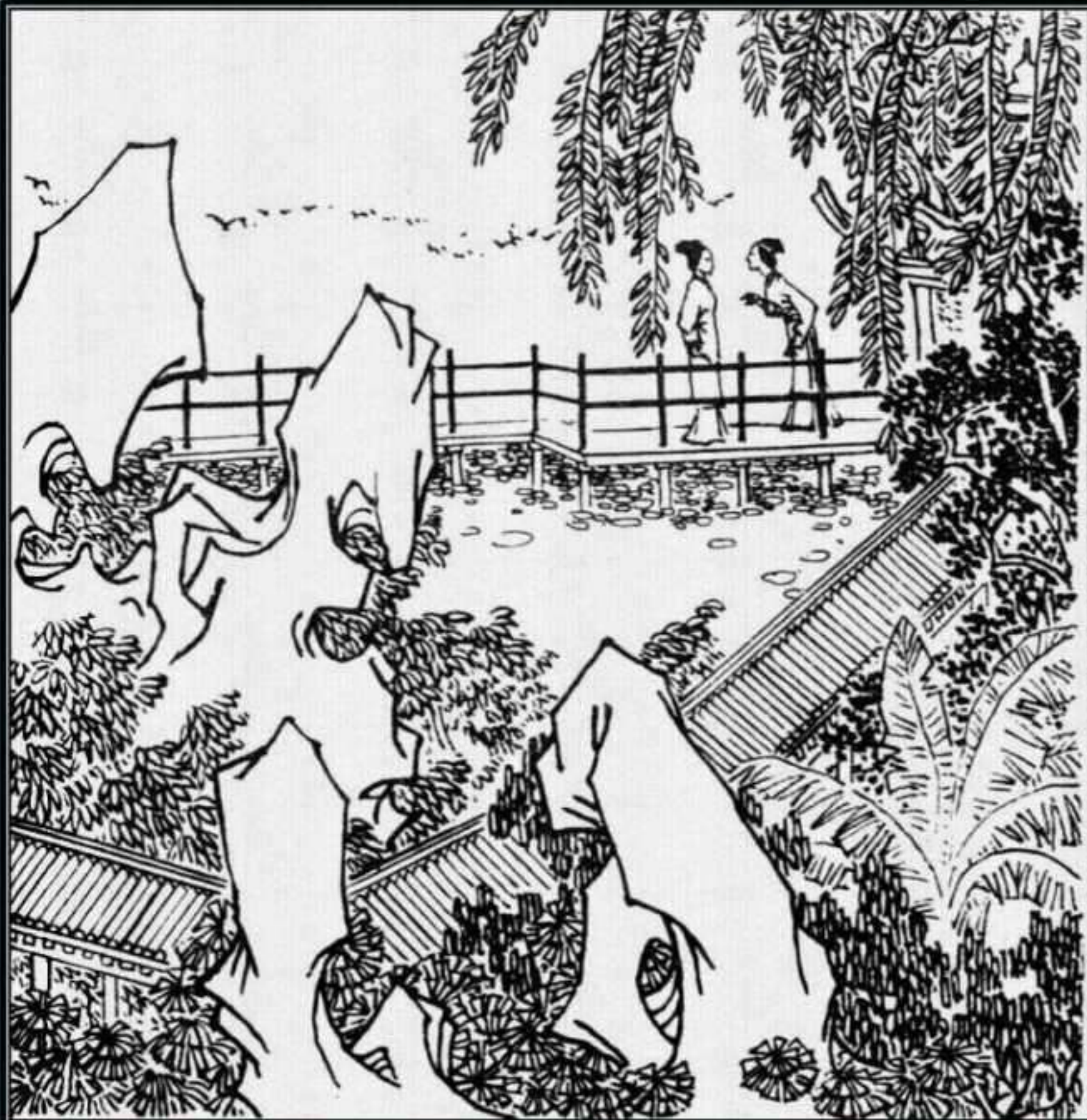
贾环听了，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
摔手道：『你这么会说，也不敢去。遭遭
儿调唆我去，闹出事来，我捱了打骂，你
一样也低了头。你敢，你自己去，我就
服你！』





一句话戳了赵姨娘的心，她拿了那纸包，飞也似往园中跑去。彩云死劝不住，只得躲到别的屋去。贾环也溜出仪门，自去玩了。

赵姨娘直闯进园里去，迎面碰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因问赵姨娘哪里去。赵姨娘把芳官捉弄贾环的事说了一遍，拍着手骂道：『这屋里连唱戏的小粉头儿都来捉弄主子，还成什么体统！』





夏婆子因藕官烧纸的事正没处出气，就说：『这几个小粉头儿都不是正经货，昨天在这里私自烧纸，宝玉倒不忌讳，还拦在头里。快把这两件事抓住理，治她们一治，我帮着你作见证。』

夏婆子又調唆道：『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你老人家也把威风抖一抖，只管说去，倘或闹起来，还有我们帮着呢。』赵姨娘越发得意，仗着胆子，直往怡红院跑去。



可巧宝玉往黛玉处去了，芳官正和袭人等在吃饭，见赵姨娘来了，忙起身让座：『姨奶奶吃饭。什么事这么忙？』



趙姨娘也不答話，劈面將茉莉粉向芳官摔去，罵道：『小娼婦养的！你是我家拿銀子买来学戏的，不过娼婦粉头之流。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拿这个哄他，只当他不认得呢！』





芳官哪里禁得住这话，边哭边说：『没有硝，我才拿这个给他，难道不是好的？什么「粉头」、「面头」的。我又不是姨奶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袭人忙拉她：『休胡说！』

趙姨娘早已气的说不出话来，便上前打了芳官两个耳刮子。袭人等又忙来拉劝：『姨奶奶不必和她小孩子一般见识，待我们去说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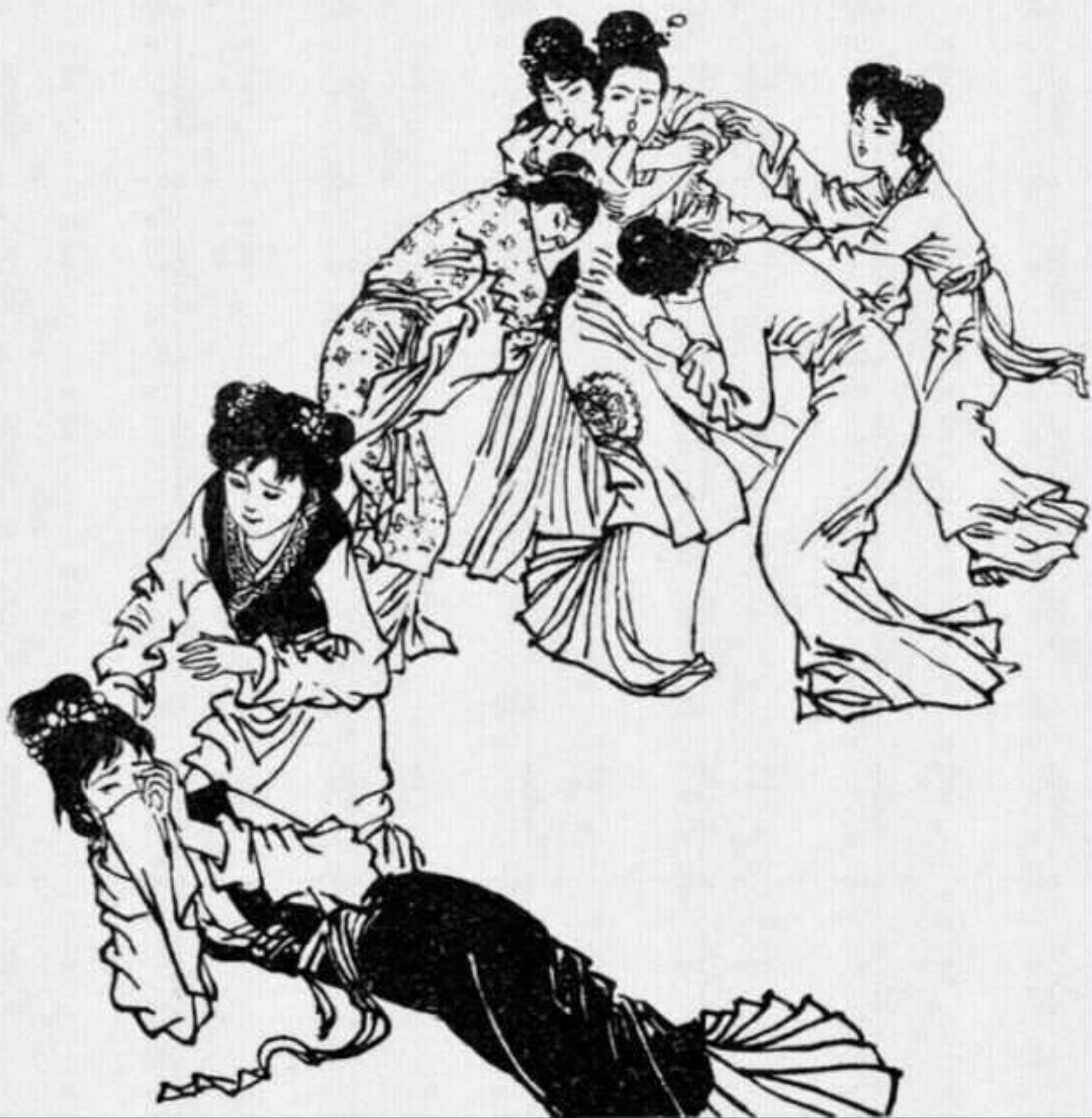


芳官捱了打，哪里肯罢休，一头撞在赵姨娘怀里喊：『我叫你打，我也不用活了！』众人一面劝，一面拉。晴雯悄悄叫袭人不用管她们。



这时湘云那里的葵官，宝琴那里的豆官，正和藕官、蕊官一处玩，听到芳官捱打，不顾一切，齐往怡红院跑来。豆官先一头朝赵姨娘撞去，其余三人也一齐拥上，手撕头撞，把赵姨娘团团裹住。





急的袭人拉住这个，又跑了那个。口
里只是说：『有委屈尽管好说，这样没道
理，还了得！』赵姨娘反而没了主意，只
好乱骂。藕官等则喊：『你打死我们四个
算了！』

正没开交时，谁知晴雯早已遣春燕回了探春，当下尤氏、李纨、探春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忙把四个喝住。





尤氏等问起原故，赵姨娘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完。探春叹气道：『这是什幺大事！姨娘太肯动气了。我正有话要请姨娘商量，快同我来。』尤氏、李纨也劝赵姨娘到议事厅去。

来到厅上，探春劝道：『那些小丫头子爱淘气，可恕就恕，不可恕时，也该叫管家媳妇去责罚，何苦大吆小喝，失了体统。』尤氏、李纨也劝，赵姨娘才忍气回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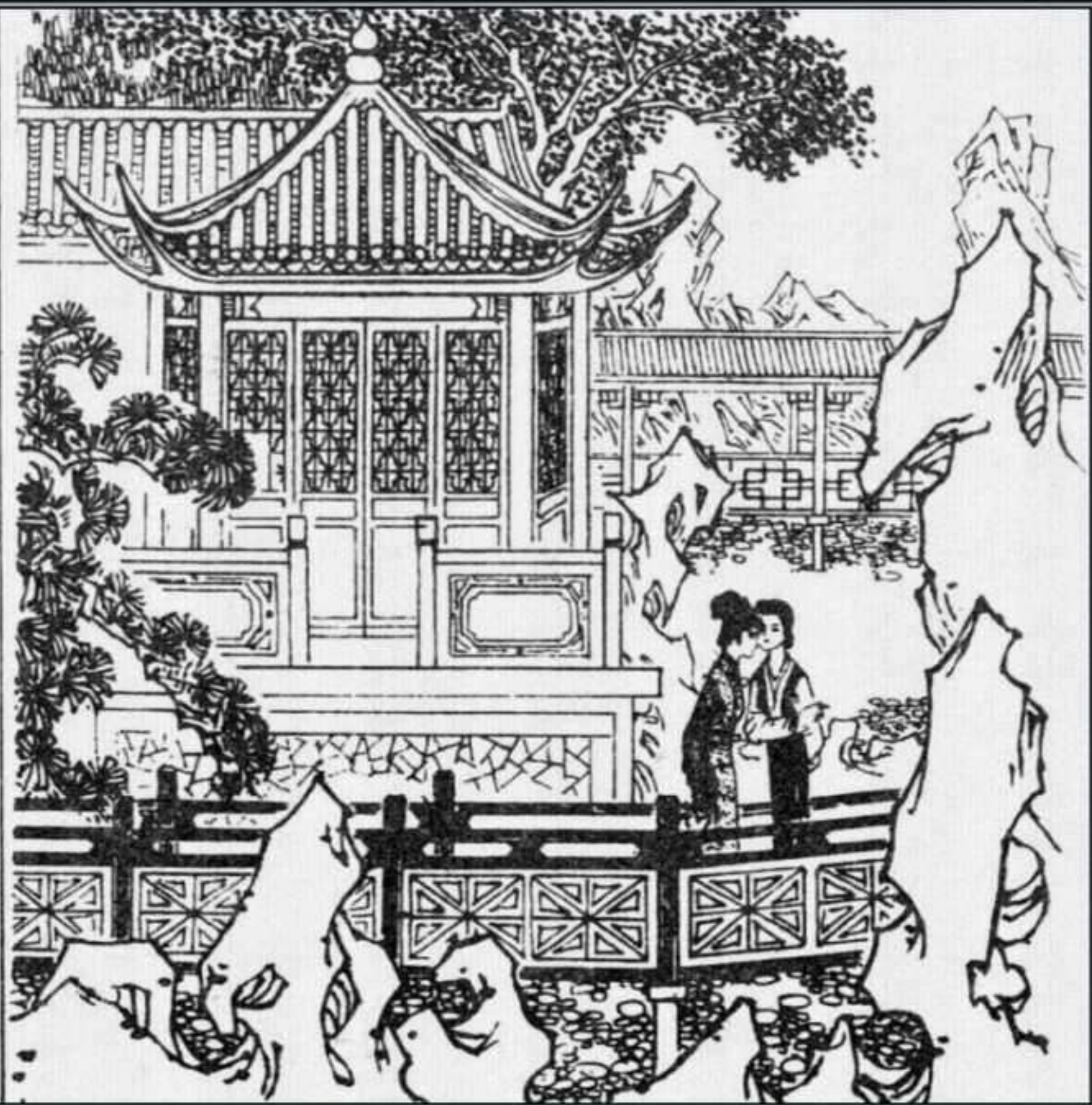




这里探春气的和尤氏、李纨说：『这
么大年纪，做出事来总不叫人敬服！耳
朵又软，又没算计，不知是哪起奴才们
作弄出个呆人，替她们出气。』因命人查
问是谁调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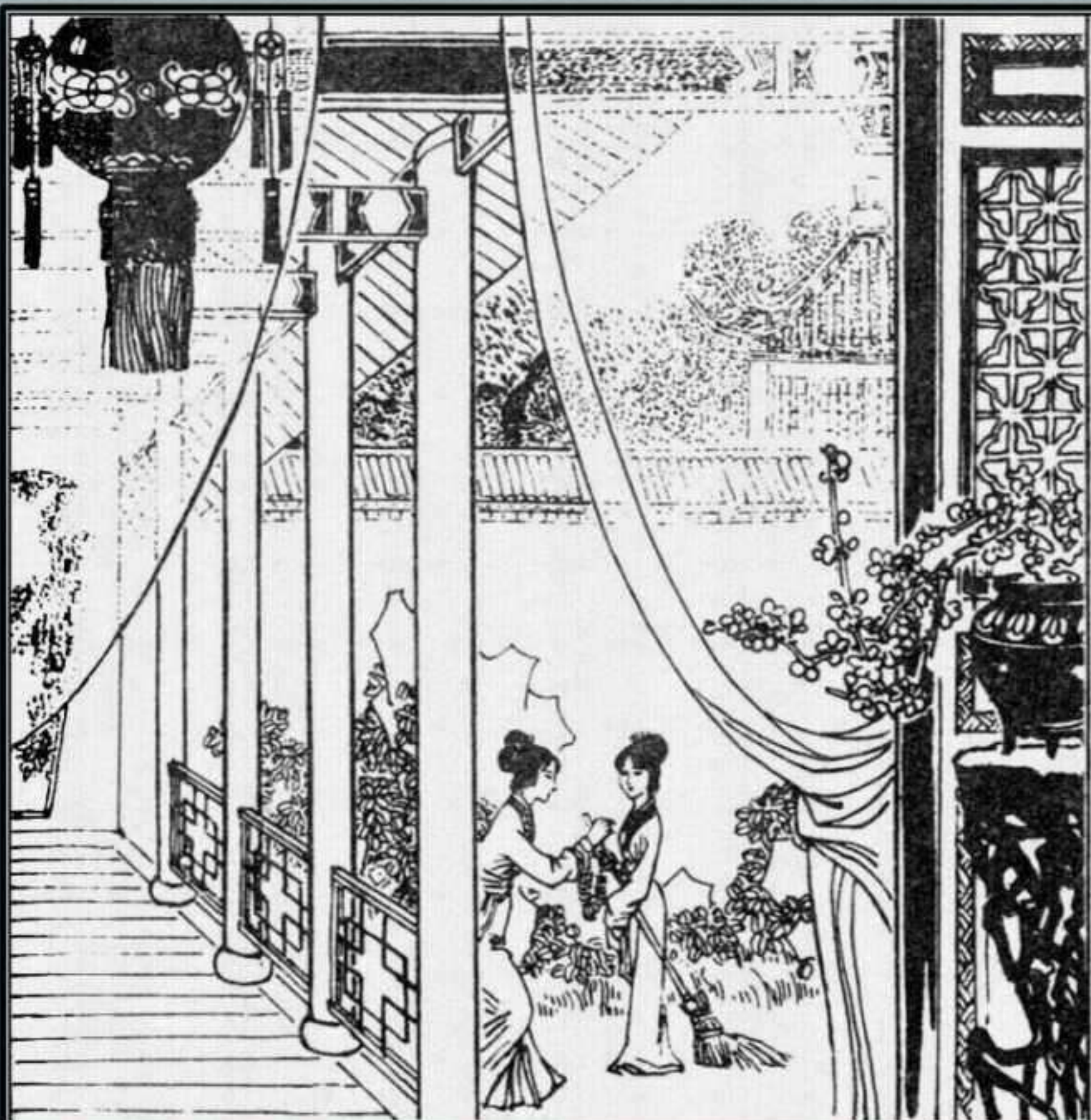
众媳妇答应出来，相视而笑，都说是：『大海里哪里捞针去？』只得将赵姨娘那边的人和园子里的人唤来盘问，都说：『不知道。』众媳妇无法，只好回报探春：『一时难查，慢慢的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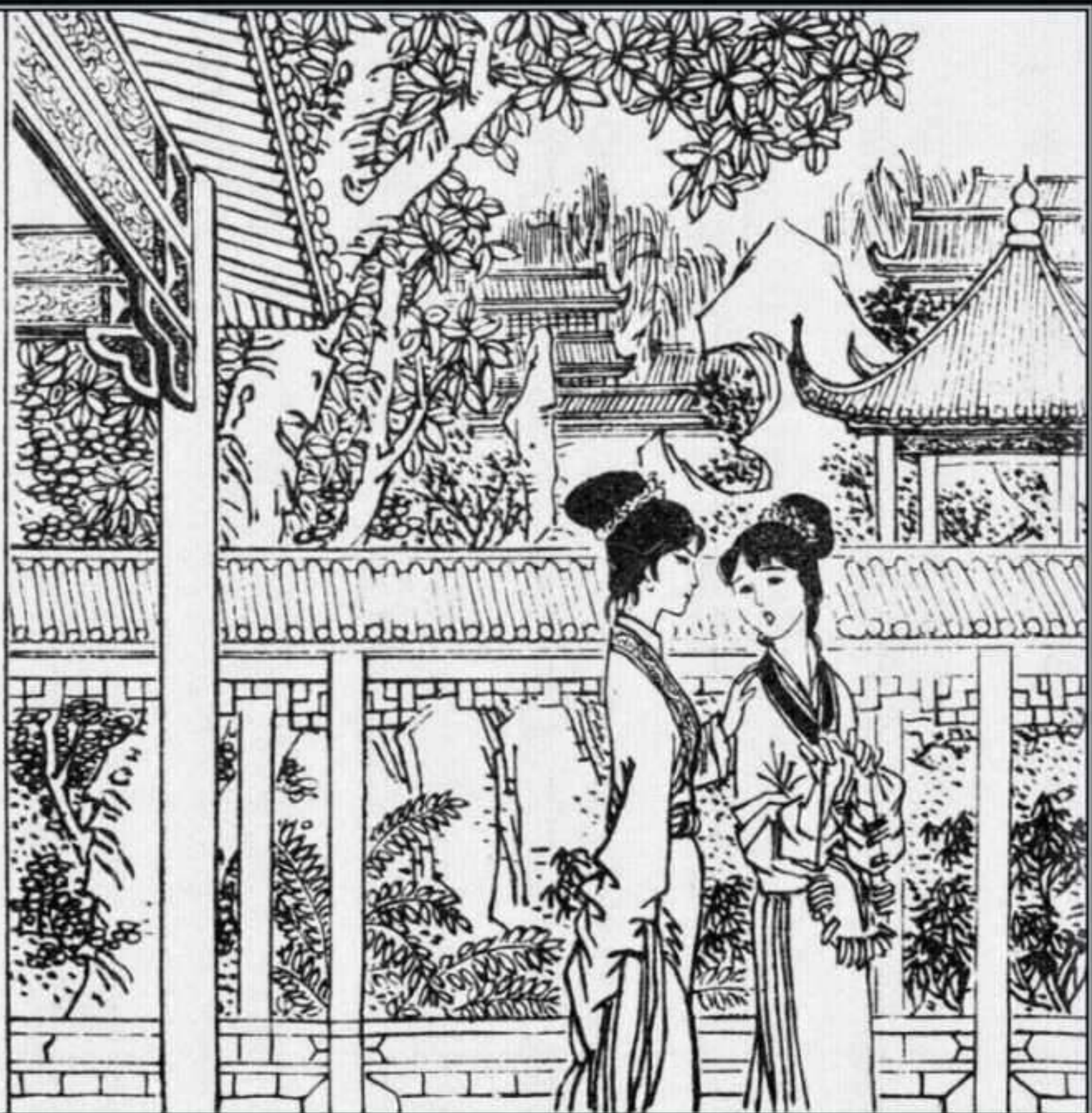




只有探春身边的艾官因和芳官等常在一起，知道内情，就悄悄告诉探春：『都是夏妈平日和芳官等不对，造出此三事来。昨日赖藕官烧纸，今天在园中见她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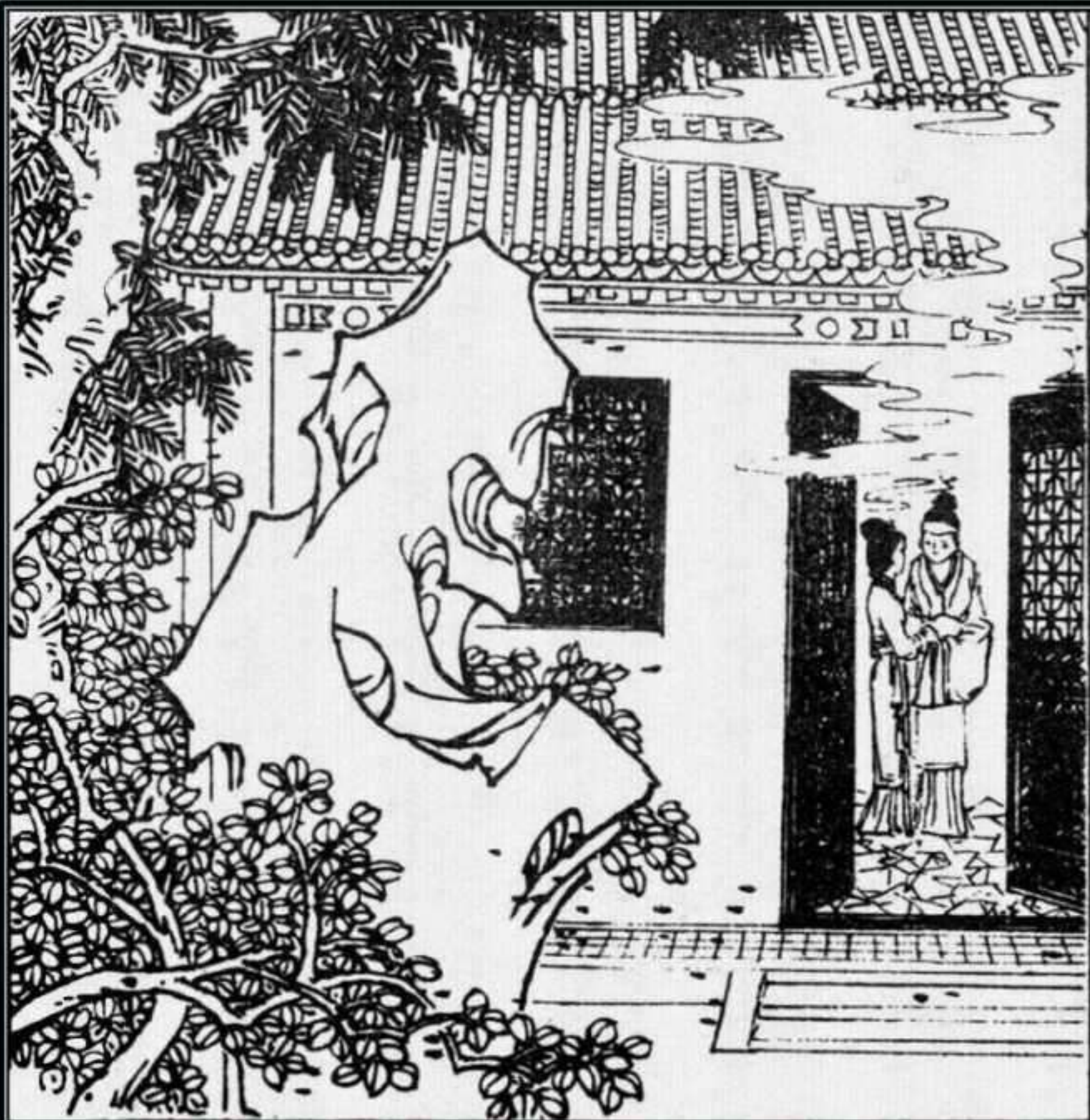
探春料定她们都是一党，也不据此为证。谁知夏婆子的外孙女小蝉儿，就在探春处当差。这日饭后，大丫头翠墨差小蝉儿出去买糕，小蝉儿说：『我才扫了个大院子，你差别人去罢。』





翠墨笑道：『我告诉你一件事，你顺路到后门叫你老娘防着些儿。』说着，便把艾官告她老娘的事说给她听。小蝉儿听说，忙接了钱，道：『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待我告诉去。』

小蟬兒到后门叫一个婆子去买了糕来，找到夏婆子，便把翠墨讲的全告诉了她。夏婆子又气又怕，要找艾官问话；又要找探春诉冤。小蟬儿忙拦住说：『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哪里忙在一时儿？』





两人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对厨房里的柳家媳妇说：『宝二爷要一样酸味儿的素菜。』她见小蝉儿手里一碟子糕，戏道：『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小蝉儿忙说：『这是人家的，你们还希罕这个！』

柳家的见了，笑道：『芳姑娘爱吃，我这里有一碟出来，递给芳官。芳官拿着糕，举到小蝉儿脸上说：『谁希罕你那糕，你给我磕头，我还不吃呢！』说着，掰了一块糕，扔给雀儿吃。



小蟬兒氣的怔怔瞅着说：『雷公老爷有眼睛，怎么不打这作孽的人！』众人见她们拌起嘴来，怕又生事，都各自走开。小蟬儿也咕哝着走了。



柳家的見沒有人，就问芳官，她女儿的
事说了没有？原来她女儿叫五儿，今
年十六岁，生得十分俊俏。只因体弱多
病，尚无差使，想托芳官央求宝玉，派
在怡红院使唤。





芳官说宝玉虽已依允，只是近日病着，还未回二奶奶，等过几天再说。又问前日送给五儿的玫瑰露吃了没有？身体可好些？柳家的说已吃完了，芳官答应再送些来。

芳官回怡紅院，談起還要送些玫瑰露給五兒，寶玉一口允承，叫襲人拿來，見瓶中也不多了，遂連瓶一起給了芳官。



芳官拿了玫瑰露來到廚房，見柳家母女正在吃茶，就連瓶給了五兒。柳家的謝了又謝，忙倒茶來。芳官哪里要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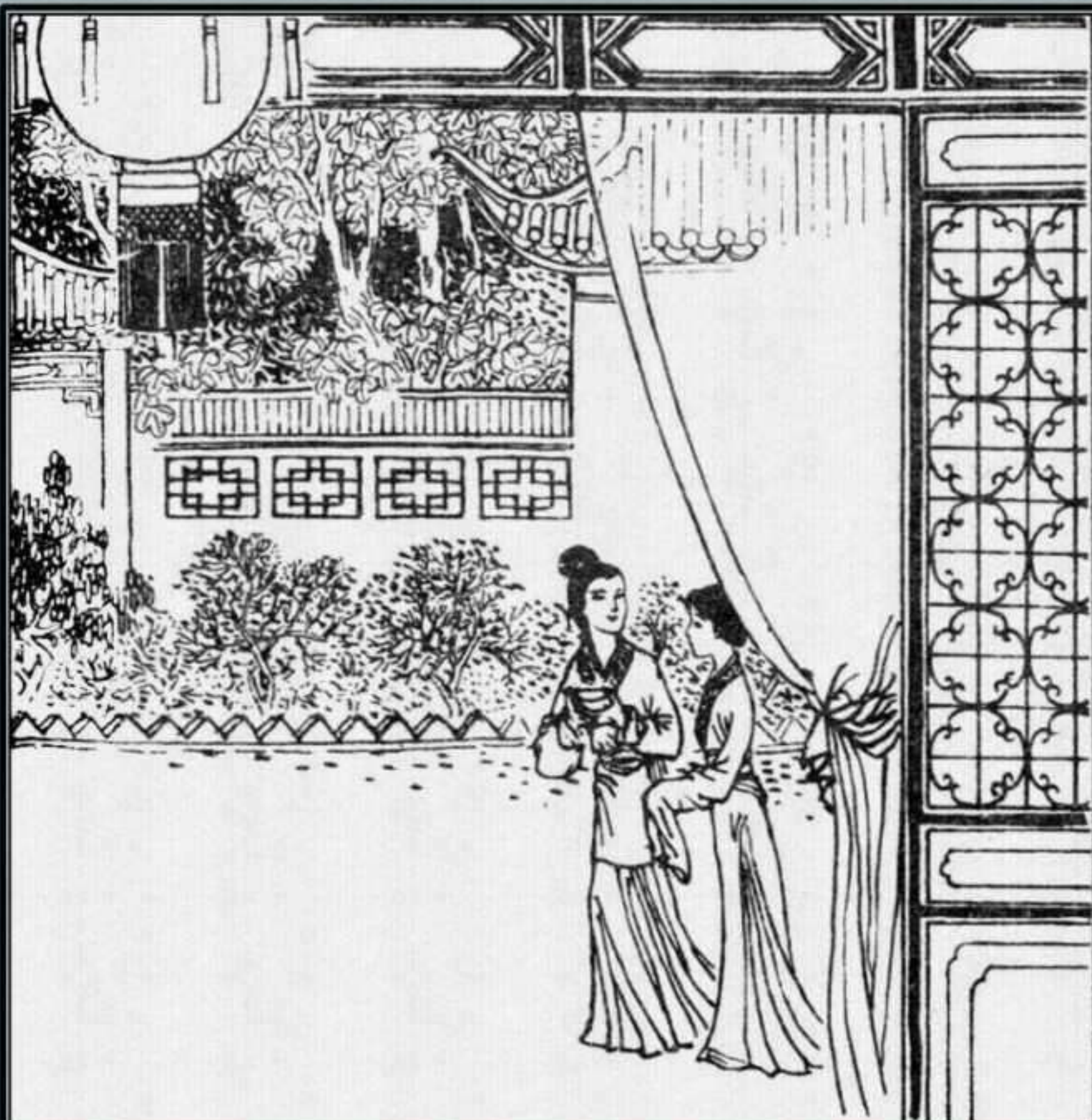
五儿送出门来，见没有人，又问她的
事怎么样了？芳官说：如今三姑娘才
办事，正要拿人作筏子，听平儿说，连
她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且等冷一冷，
再和老太太说，没有不成的！





五儿送了芳官回来，她娘说：『玫瑰露虽是贵重之物，吃多了也动热。倒不如送些给你姑舅哥哥，他那病也想吃这些东西。』说着倒了半盏，将剩的连瓶放在橱里。

五儿说：『依我，不给他也罢了，倘或有人盘问起来，又是一场是非。』她娘说：『哪里怕起这些来！我们辛辛苦苦赚些东西，难道是做贼偷的不成？』说毕，拿了玫瑰露径往她哥哥家中走去。



到了她哥哥家中，侄儿正躺在床上。
她哥哥嫂子见了玫瑰露，无不欢喜。便
从井上取了凉水，叫她侄儿冲服了一碗，
顿时觉得头目清凉，心中爽快。



这时来了一群人看望她侄儿，内中有认得她的。她就推说家里有事，起身辞走。她嫂子从抽屉里取出个纸包，送她出来。





嫂子将纸包递给她，说：『昨日你哥哥在门上值班，有个官儿来拜客，送给上头两小簍茯苓霜，也送给门上一簍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说用人奶和了，吃了最是补人，正是外甥女吃得的。』

柳家的谢了出来，走到角门前，只见一个小厮笑着问她：『里头三番两次来传，你老人家到哪里去了？』正说时，又有个老婆子在喊：『快传柳嫂子，再不来，可就误了！』



柳家的趕緊回到廚房，正遇見迎春房里的小丫頭蓮花兒來要碗燉雞蛋，說是大丫頭司棋要吃。柳家的一听，便说：『眼前鸡蛋少的很，还是改日吃罢。』



蓮花兒不信，走過來打開菜櫥一看，
里面却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鸡
蛋？你就这么厉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
們的份例，要你这么心疼？又不是你下
的蛋，怕人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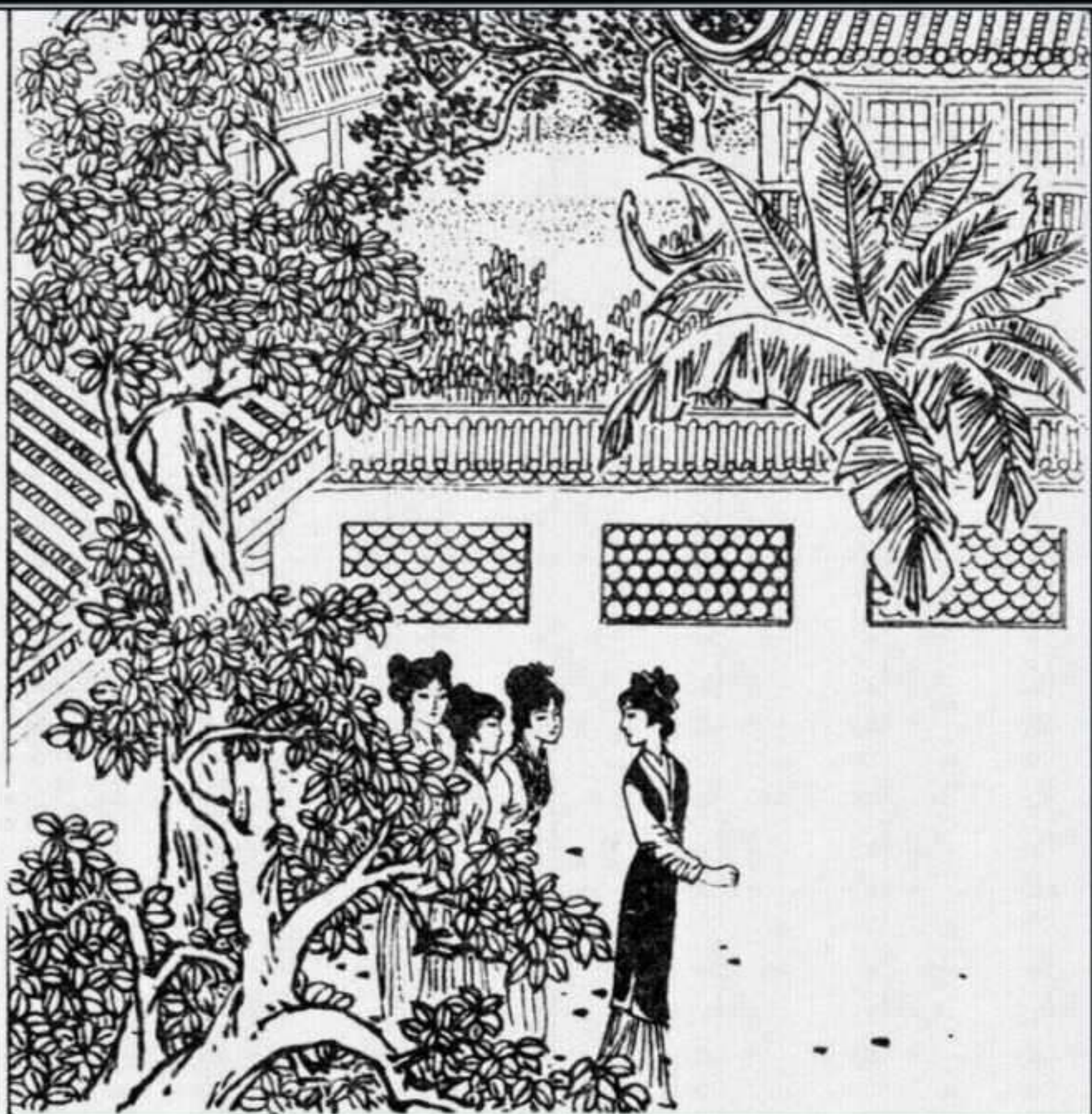
柳家的听了气道：『你妈才下蛋呢！

统共留下这几个，预备应急用的。我劝你们将就些儿吧，天天换口味，我倒不用侍候头层主子，只侍候你们二层主子了！』

莲花儿红着脸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杆儿，你赶着炒了，还「狗颠屁股儿」似的，亲自送去。今儿倒拿我作筏子！』正吵着，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



蓮花儿赌气回来，便添油加醋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由心头火起，侍候迎春饭毕，带了几个小丫头直奔厨房。



厨房的几个媳妇婆子正在吃饭，见她来势汹汹，忙起身陪笑让座。司棋喝命小丫头们把柜橱内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吃不成。





小丫头七手八脚一顿乱翻乱掷，慌
的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
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
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刚才我们也怪
她不是，鸡蛋马上蒸上，给你送去。』

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走。柳家的只好忍气吞声，收拾地下的碎碗破盘，咕唧着蒸了一碗鸡蛋，叫人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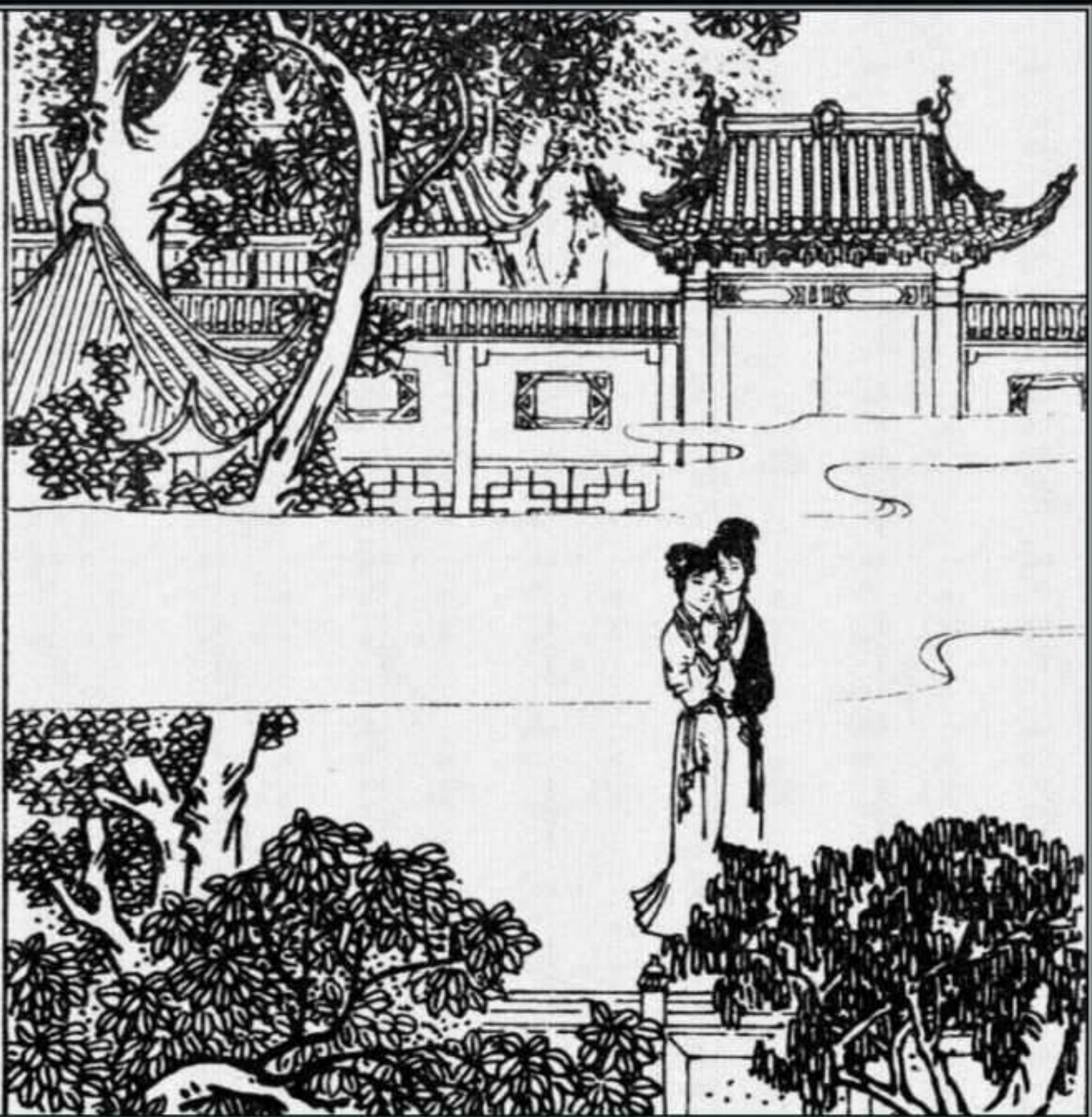




折腾了半天，这时柳家的才想起茯苓霜一事，便对女儿说了。五儿听罢，心下要分些送给芳官，便用纸另包了一半，剩下的放进柜里。

五儿趁黄昏人稀，就到怡红院去找芳官，且喜一路无人盘问。只是到了门首，不敢进去，站在一簇玫瑰花前远远望着。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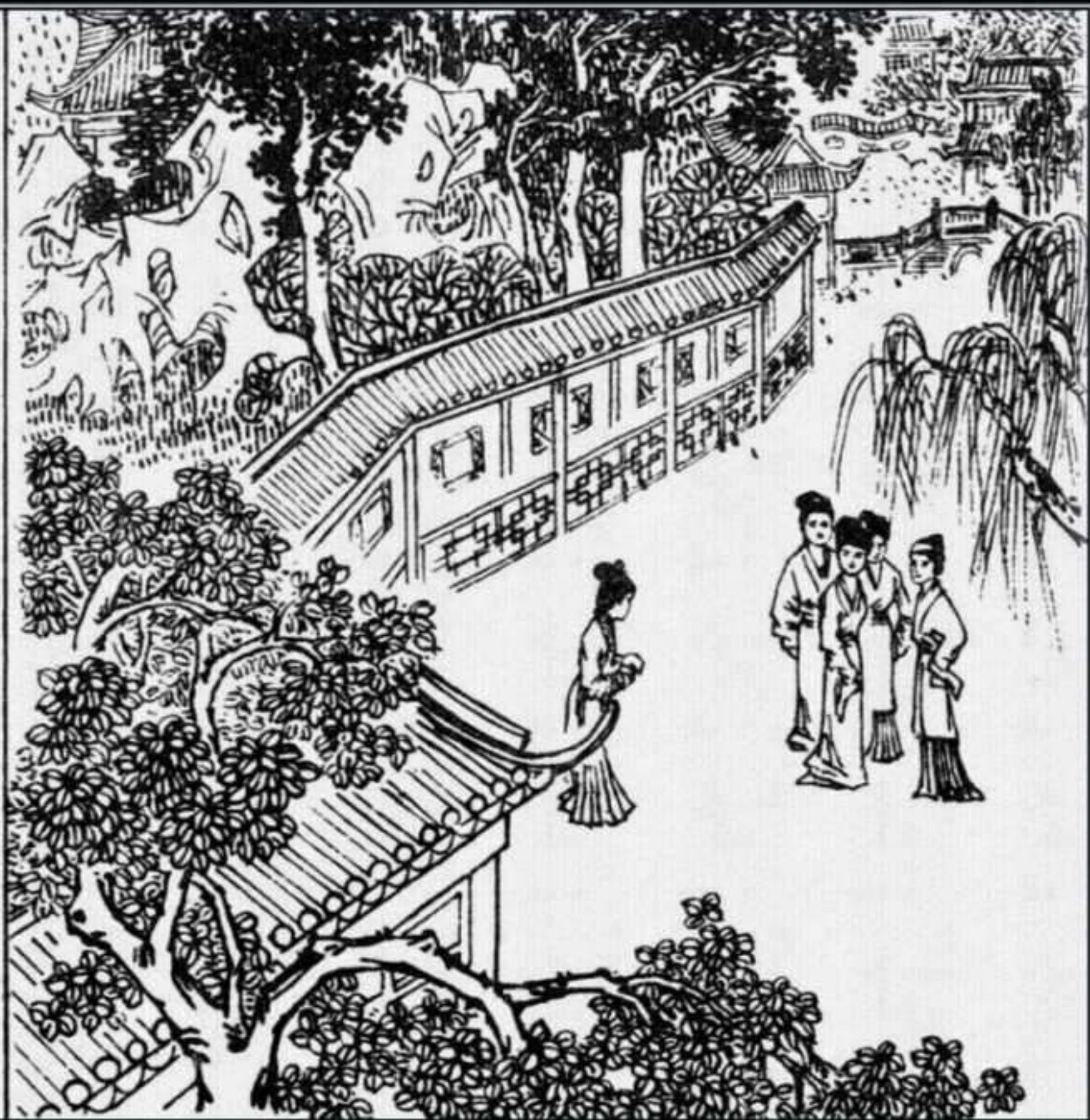


五儿要春燕叫芳官出来说话。春燕说芳官有事到前头去了，并笑道：『你也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天就进来了，只管找她做什么？』五儿听了，知道自己的事已成，心中暗喜。

因天色已晚，五儿怕园门关闭，等不及了，就托春燕把茯苓霜交给芳官。并把如何补益，如何吃法说了一遍。



五儿辞了春燕回来，走到蓼溆一带，忽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躲避不及，只得上前问好。



林家的問五兒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兒谎说妈妈叫她送家伙到怡红院去。林家的说：『这话岔了，方才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怎么你妈不告诉我你在这里呢？』五儿言语支吾。





林之孝家的因近日太太房中正失落东西，顿时起疑。可巧小蝉儿、莲花儿和几个媳妇走来，便说：『林奶奶倒要审审她，这两日她只管往这里跑，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

小蟬兒还说：『听玉钏儿姐姐说，太太房中少了好些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来要些玫瑰露，谁知少了一罐子。』莲花儿接口道：『今天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





林家的忙问在哪里。莲花儿便说在厨房里。林家的忙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道：『那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家的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脏证，我只呈报了，你自己去辩！』

一行人进了厨房，莲花儿在前面领着，从橱里取出玫瑰露瓶。林家的命众人再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去见李纨、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贾兰生病，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盥沐，命侍书传话去找平儿，回报凤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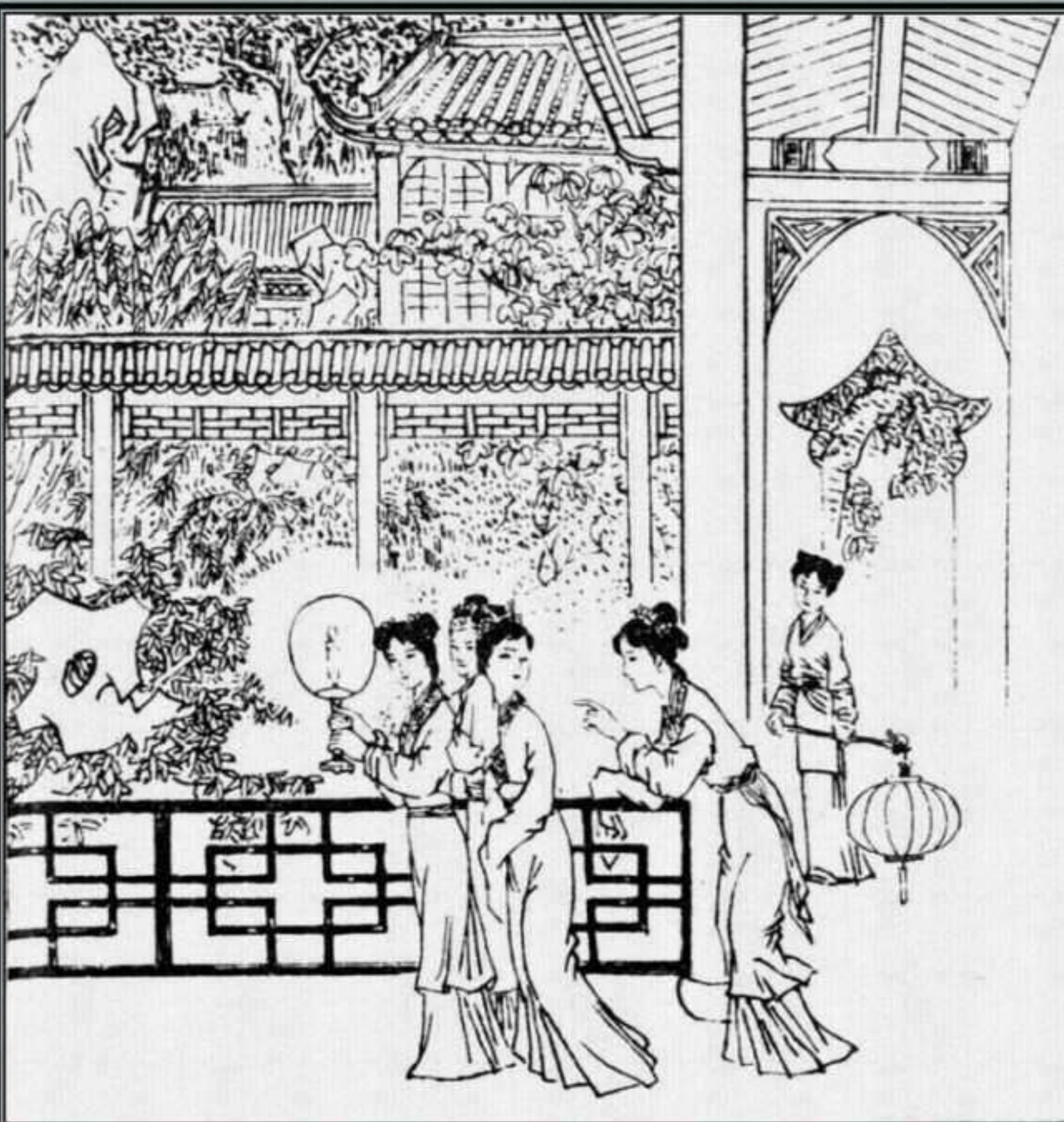
林家的只得帶了五兒到凤姐那邊。凤姐方睡下，由平兒回話。凤姐听了便吩咐：將柳家的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





平儿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吓得五儿哭哭啼啼，向平儿细诉芳官赠露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儿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刚送来，老太太、太太还未看过，不该偷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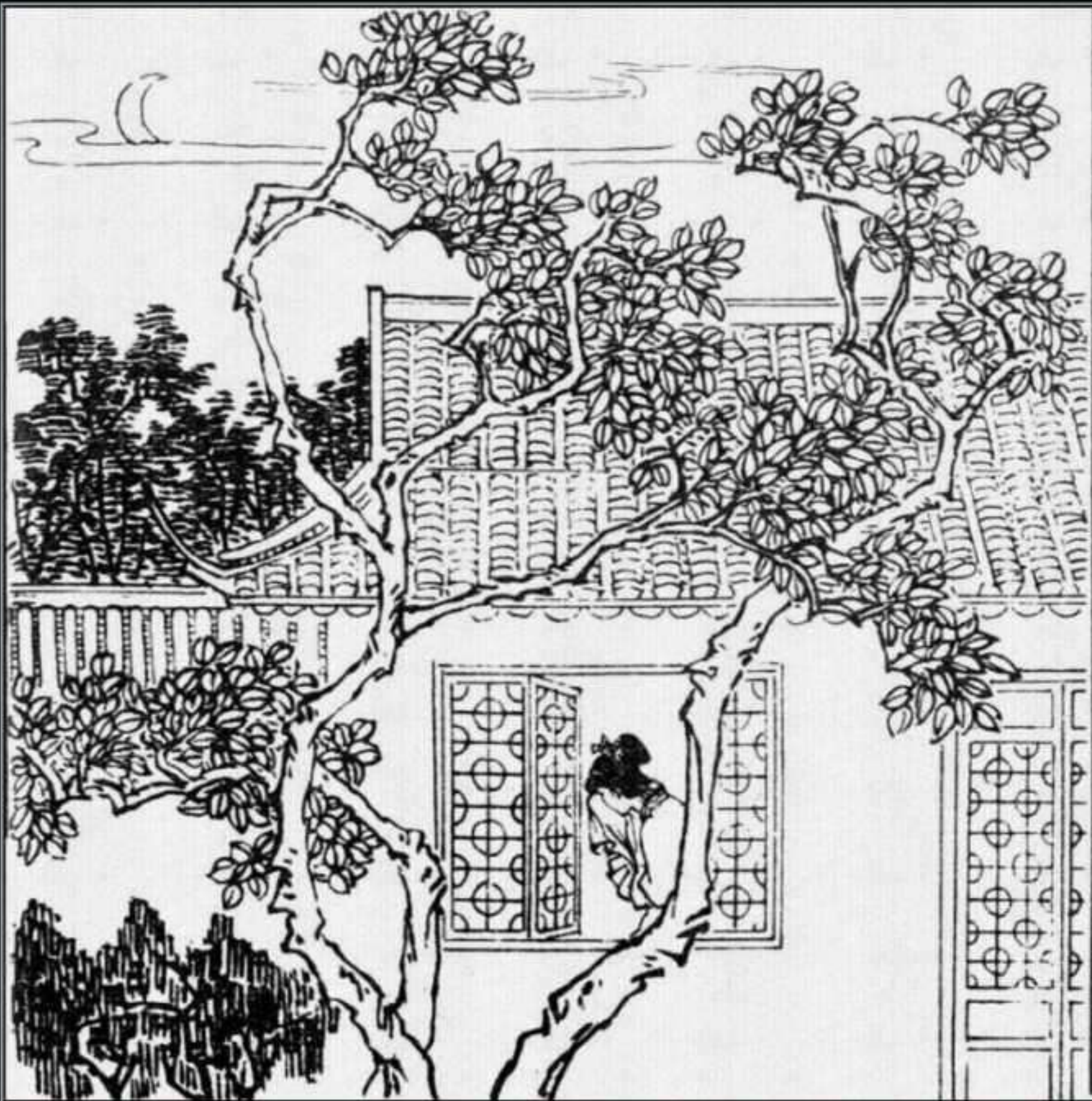
五儿又把茯苓霜是她舅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平儿听罢笑道：『如此说来，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就叫林家的先把五儿交给值夜的看守一夜，等明日回了凤姐再作道理。



五儿被交给值夜的媳妇看守，有劝她的，有埋怨她的；还有平日和柳家不睦的，都来奚落嘲笑她。



这五儿本来体弱有病，听了心中又气又委屈，又无处可诉。这一夜思茶无茶，要水无水，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那些和柳家不睦的人，巴不得将她们母女撵出门去。其中有个秦显家的，是司棋的婶子，和林家沾点亲，就托林之孝家的请示上头，把厨房的差使派给她。林家的一口答允，叫她先代理去。

第二天一早，这些人生恐有变，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一面奉承她办事果断，一面又讲了柳家的许多坏话。平儿一一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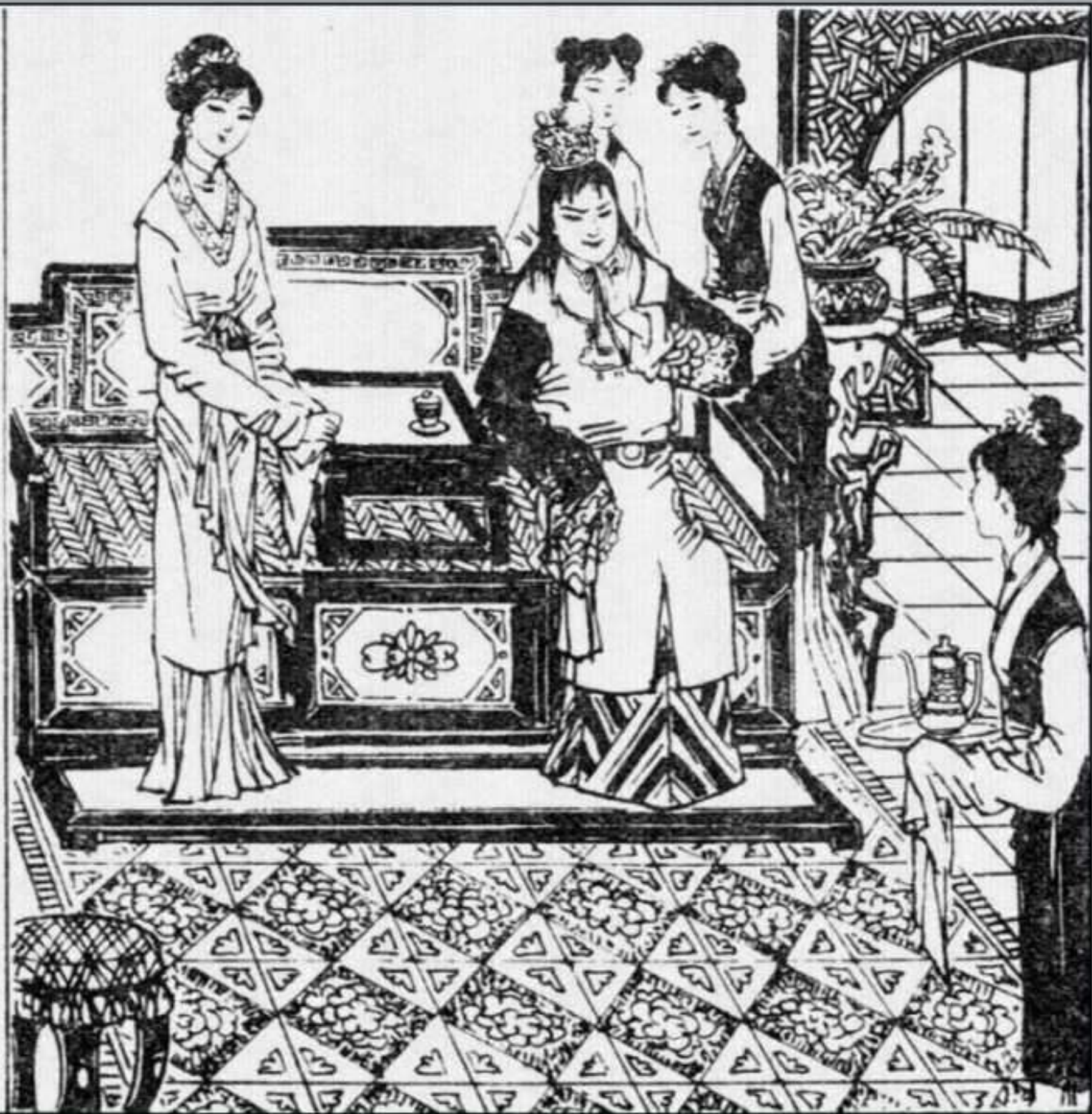


平儿打发他们走后，便悄悄地来找袭人，问她玫瑰露可真是芳官给的。袭人说玫瑰露确是宝玉给了芳官，至于芳官又转给谁，却不知道。



袭人又去问芳官，芳官吓了一跳，承认是她送的。宝玉听说五儿关了一夜，心也慌了，说这玫瑰露已有了着落，但这茯苓霜若说是她舅舅门上得的，岂不连累了她舅舅。





宝玉想把茯苓霜的事也由自己承担，
要平儿去告诉五儿，只说这霜也是芳官
给的。平儿笑道：『五儿昨晚已经同人说
是她舅舅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霜，正
没主儿，众人也未必心服。』

这时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玫瑰露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平儿说：『这个谁不知道，可是彩云不应，还推在玉钏儿身上，又没赃证，怎能说是她。』





宝玉说：『也罢，这件事我也承担了，就说是我吓她们玩，悄悄的偷了太太房中的东西。两件事不都完了。』袭人道：『这倒是件阴鸷事，保全了别人的名声。只是太太又要说你不知好歹了。』

平儿也说：『彩云不应，从赵姨娘屋内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惹她生气，这叫「打老鼠伤了玉瓶儿」。』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





大家知道指的是三姑娘探春，因此都说还是由宝玉出来承担为是。平儿笑道：『也得把彩云、玉钏儿叫来，问准了才好。不然，倒象我们没本事，以后她们越发胆大了。』袭人等也赞成。

平儿便命人把两个都叫来，说：『这做贼的我知道，只是说出来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只是以后要小心存体面，免得出了事冤屈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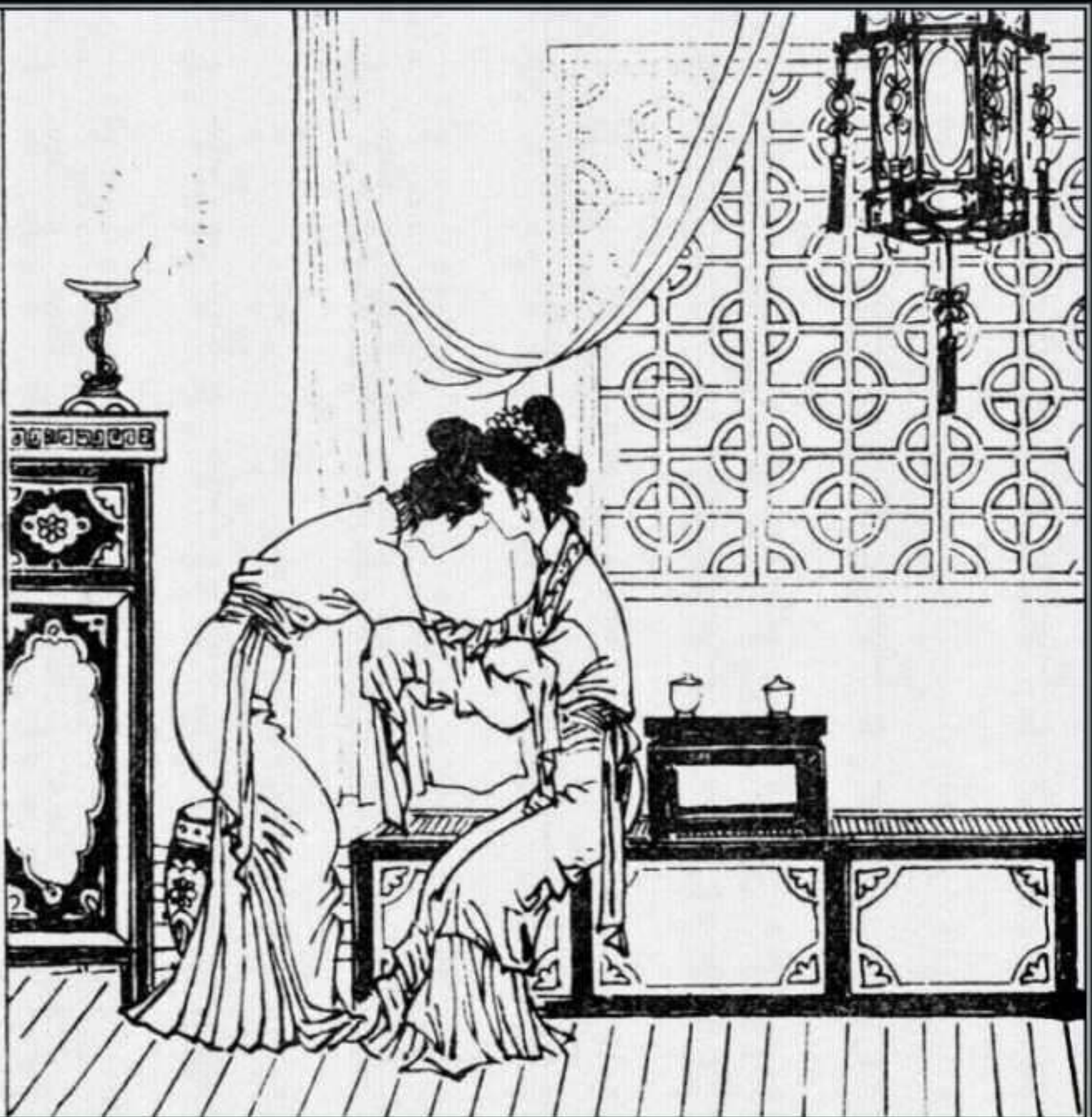


彩云不觉红了脸，说：『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我们各人拿东西送人，也是常有的。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里也不忍，还是带我去回奶奶吧！』众人都诧异她竟这样有肝胆。

宝玉忙说：『还是让我应了，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也该我去受。』平儿说出此事牵连赵姨娘，要使探春受气，彩云低头想了想，依允了。



大家商議妥貼，平兒來到值夜房中，
叫了五兒，悄悄的教她將茯苓霜也說是
芳官給的。五兒听了，感激不尽。



平儿带她回到自己这边，见林之孝的带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候多时了。林家的向平儿说：『今日一早押着她来，怕园里没人侍候早饭，厨房里我暂且派秦显的女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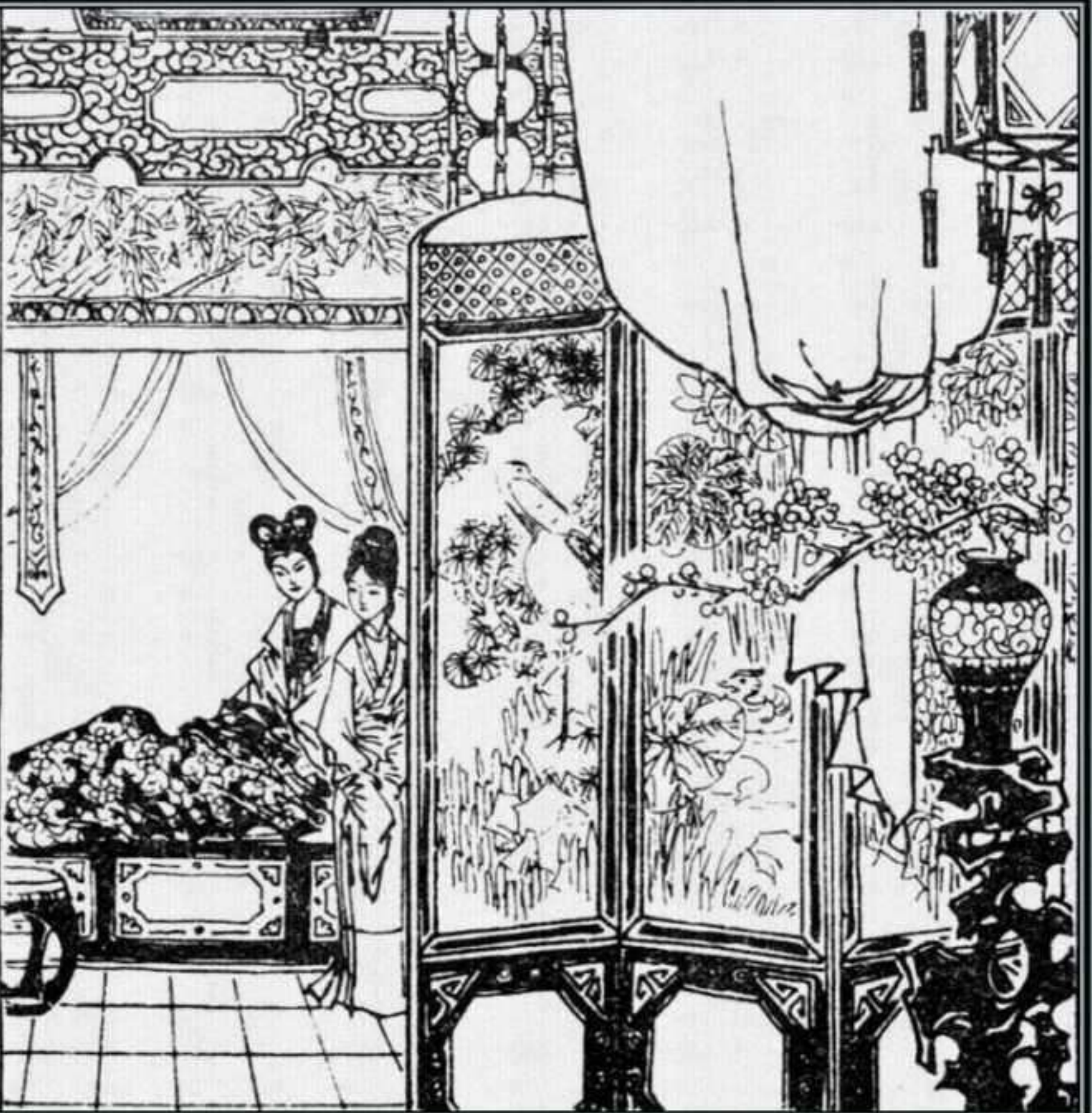




平儿笑道：『你也急了些。如今这事已水落石出了：玫瑰露是宝玉拿了给芳官；茯苓霜也是宝玉赏人的。这两样东西都是芳官送给五儿的。她们私情往来，也是常事。等我回了奶奶再说。』

平儿说毕，进房回复了凤姐。凤姐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只要别人求他，什么事都应承。若是信了，将来如何治人？』





凤姐还要追究：『叫那些丫头垫着碎磁瓦，跪在太阳地下，一日不说跪一日。』又说：『「苍蝇不抱没缝儿鸡蛋」，柳家的虽没偷，不加贼刑，到底有些影儿，也革出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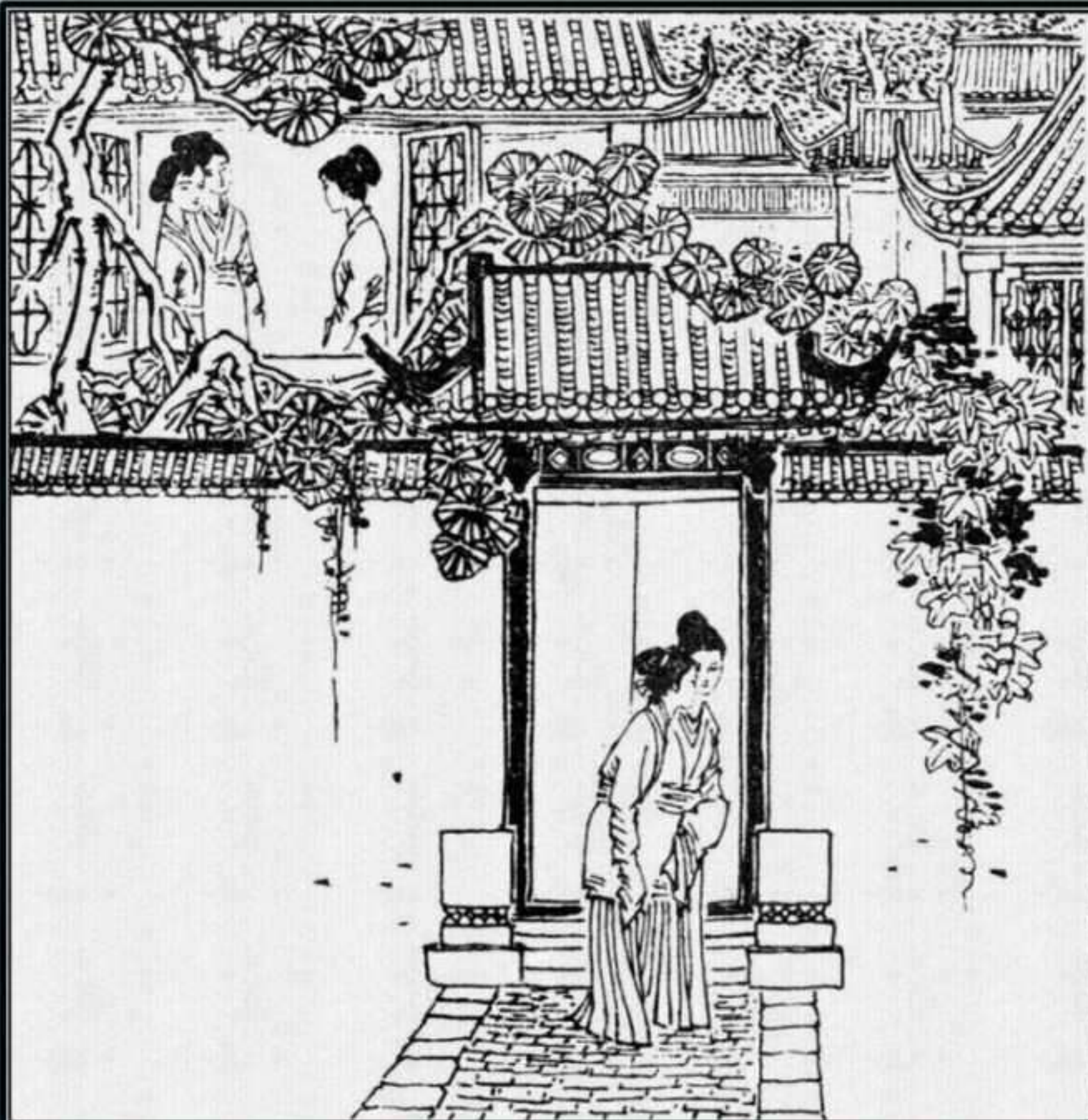
平儿劝道：「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你素日操劳太过，又结怨小人。如今趁早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一席话说的凤姐倒笑了，说道：「随你们吧！没的呕气。」





平儿转身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将柳家母女带回，照旧当差；秦显家的仍回去。不必再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柳家母女忙上前磕头。

林之孝家的就把柳家母女帶回園中，回了李纨、探春，兩人都說：『宁可无
事，很好。』柳家母女也自回厨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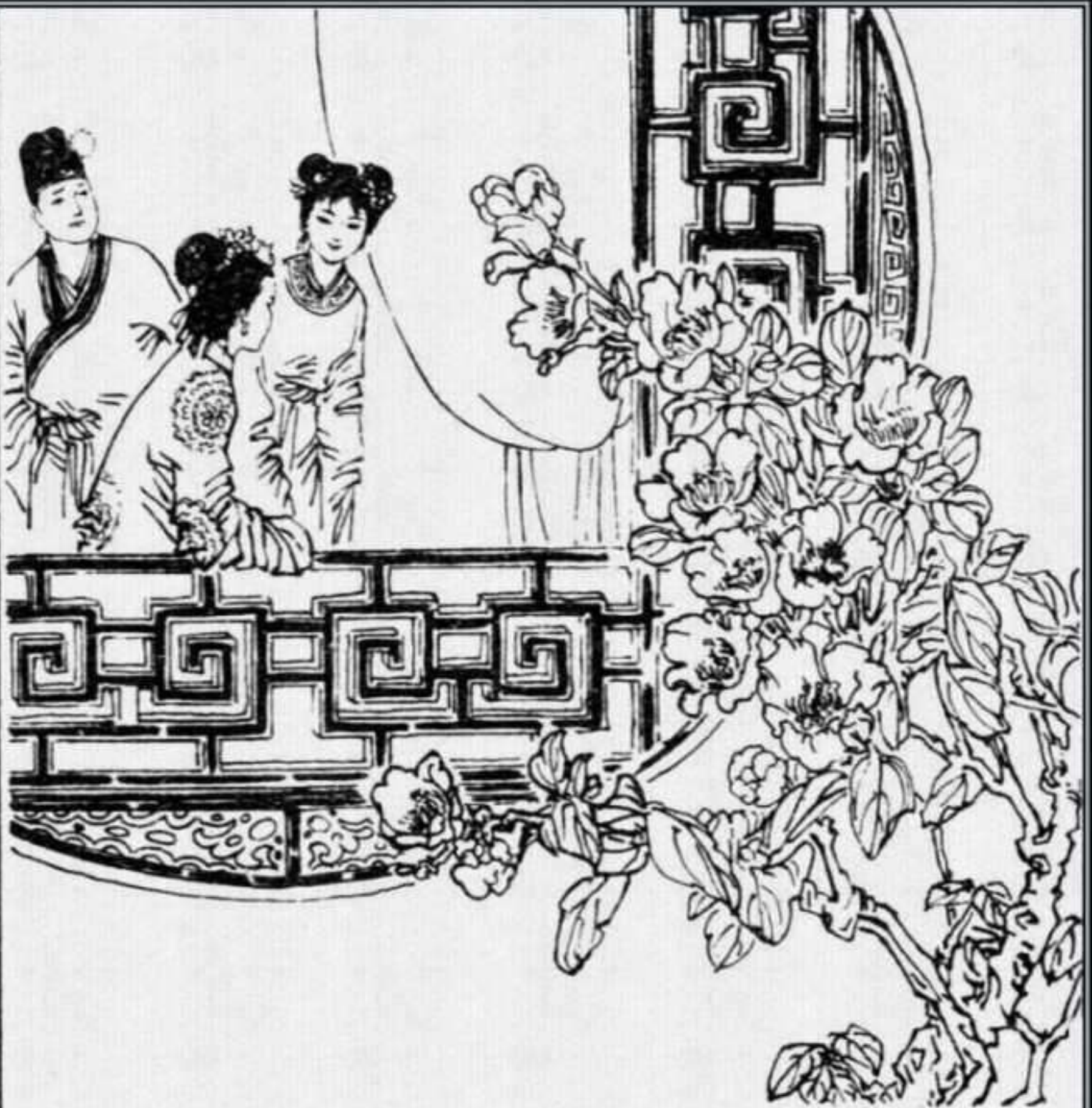




秦显家的好容易等到了这个空缺，正在忙着清点家伙、米粮、煤炭等物。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送账房的礼；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

正乱着，忽然有人来说：『你忙完了这顿早饭，就出去吧。柳嫂儿原无事，如今仍交给她管了。』秦显家的听了，顿时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卷包而去。





再说赵姨娘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怕查出来，正捏着一把冷汗。忽见彩云来说：『宝玉都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才放下心来。

谁知贾环却起了疑心，将彩云私赠之物都拿出来，朝彩云脸上摔去：『我不希罕！你不和宝玉好，他怎么肯替你应承？你既送了我，原不该叫人知道；如今你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些，也没趣儿！』





彩云急的赌咒起誓，至于哭了。虽百般解说，贾环只是不信，还说：『不看你素日之情，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说毕，摔手出去了。

气的彩云哭成个泪人儿，赵姨娘一面直骂贾环：『没造化的种子！』一面安慰彩云：『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横竖看的真。我收起来，过两天，他自然回心转意过来。』说着，要收东西。





彩云赌气，把这些东西一起包起来，
趁人不见，来到园中，都扔到河里，顺
着水沉的沉、漂的漂了。

紅景天
神藥

定价:0.23元